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子種

王雲五主編

日本開國五十年史

(三十)

大隈重信等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日本開國十五周年史

(三十)

大隈重信等著

漢譯世界名著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史年十五國開本日

冊三十

著等信重隈大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八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著作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FIFTY YEARS OF THE RISE OF JAPAN

By
OKUMA AND OTHERS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29
All Rights Reserved

都府之發達

都府發暢
之六大期

日本都府之發暢視國家羣會之進達如何，其變遷自分六大期：曰都府生成豫備時代，曰勢力中心在南部時代，曰勢力中心移至北部時代，曰勢力分裂時代，曰封建時代，曰郡縣制度完成時代。

一 都府生成豫備時代

都府生成
豫備時代

神武天皇之世以至大寶令宣布之時，爲都府生成豫備時代。上世紀年多謬，設使建國實在西歷紀元前一百至二百年，此豫備時代尙涉八九百年之長。其間國家之進達非不適於都府之生成，惟歷史未備，無由知其發暢如何耳。

都府難發
暢之情

上世有歷代遷居之習。自神武天皇至文武天皇（大寶）凡四十二代，皇宮徙居共五十。其間民人聚於輦轂之下者雖未能安都府之生活，而歷史事蹟有可徵其國家社會達都府生成之時者。按地圖而查之，當時政治之中心雖歷代移動，而經濟之都府已萌發其苗

芽，略無疑焉。

上古帝都

神武天皇諱磐余彥，所謂磐余之地，以大和十市郡爲中心，西至高市郡，北及磯城郡，橿原據高市郡畝火山，南踰山而到吉野川，則漕運之便通於紀伊，西過葛上則有道可以至河內，誠爲便要之地。自是之後凡八代，皇宮雖遷徙，皆在其附近之地。開化天皇始卜地於東山，作春日宮（磯城郡）。崇神天皇遣將軍關東山、北陸、丹波、吉備四道。垂仁天皇派鎮將駐劄任那府，於是國家擴大其勢力。景行天皇西討東征，遂居近江志賀宮，以控制東國。應神天皇復都於高市，別修難波離宮。自是之後志賀與難波並置而兩爲別都。

上古要津

日本於建國之前夙通交於外國，富資與文化由外國輸進者甚多。當時筑紫儼縣當來往之衝，爲海津見國之要津，卽今之筑前博多港也。海津見國、山津見國，（一名吾田國今之薩摩阿多郡）與三韓及吳越交通往來。而儼津爲其港埠，最繁盛。倭奴國主遣使至漢，卽海津見國主也。當時外國亭館列立於伊都津之地，後世所謂太宰府者起乎此。崇神、垂仁二朝漸統攬外交權，開越前角鹿（今敦賀）津，派鎮將開日本府於任那。神功應神之世

難波津

興師征外，擴張版圖於高麗半島，置都督府於筑紫之地，以控制外藩，又通交於支那。於是難波津與難波津往來頻繁而益昌盛。

武庫津

難波津置於瀨戶內海之要衝。神功皇后征服新羅，還至武庫津（今兵庫）築祠而祀。難波津住吉神，定以爲外國通交之港。應神帝於難波作大隅離宮，建造高臺。仁德帝遂遷都於此（第四世紀首），鑿堀江，築祠於墨江，而祀住吉神，修理埠港，以爲外國通交之中樞地，而啓其昌盛之端。當是時新羅、高麗、百濟、任那諸邦每年派貢船，由難波津經武庫，而到難波，以其貢賦遞輸京師。應神之朝燒大船「枯野」朽材而煮鹽，頒諸國而令貢以船五百艘，皆集於武庫津。新羅亭在武庫者偶失火，而延燒諸船，可以徵武庫津當時昌盛之情。墨江津已修築，而鴻臚館（主管外交貿易）及各種外交設備在武庫津者，皆歸合於難波。於是武庫復爲尋常埠港。

度會大湊

伊勢之度會大湊爲東面要樞之港。垂仁之朝稱伊勢曰寶祚無窮之國（常世重浪所歸之國）。卜地於宇治，作太神齋宮。此時度會實爲中外貿易港。

定期開市

國中商務定口定處而開市，如大和東山有海石榴市、阿斗桑市等，各設歌垣場，成殷盛都會，惟諸州都市發暢之情無史紀可徵。

上古政治
都府

肇國之前大國主命於大倭建玉牆內國，而有政治都府之萌芽焉。國造、縣主爲一種諸侯，多作大國，而處處有小都府。古事記記海津見國主豐玉彥之居處，曰如魚鱗所造之宮室。書紀亦記之曰雉堞整頓，臺宇玲瓏，豐玉彥築宮於耶馬臺（筑後山門），其壯麗無比云。後漢書記倭奴國情曰倭國女王侍俾千人，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而守衛。據魏志對馬民戶一千有餘，一支（壹岐）三千有餘，末廬（松浦）四千有餘，伊都（怡土）一千有餘，奴國（懺縣）三萬有餘，殺馬（薩摩）五萬有餘，耶馬臺七萬有餘。是屬於西歷二百年前後之事。

魏志記戶
數

上古政務

肇國之初，南山檀原屹立宮殿，設齋藏，而置文武官府。崇神（第十世）之時起租調，開池溝，造船舶，又設屯倉以蓄兵食，派四道將軍而擴張版圖。至景行（第十二世）西征熊襲，東伐蝦夷，定國、縣、邑、里，而置國造、縣主、稻主、稻置。於是日本全國略被統治。三韓歸服後難

波爲西都，由大陸而輸入文物財富，國勢頓隆興。各地多起聚落，大和平原爲歷代皇宮所在之地，處處生殷庶之區，而商務盛行焉。履仲（第十七世）之朝，除齋藏外更建內藏（西歷四百五年）。雄略之朝置大藏（第五世紀後半）。此時園藝術漸開而百工大興。

欽明（五百四十年至七十一年）之磯城嶋宮爲東山首府之最盛。其名至今尙代國號。推古（五百九十三年至六百二十八年）之朝，聖德太子改革朝制，復徙居南山小治田，述作憲法，佛教隆興。此時唐學新入代韓學，而有歷學、藥學、音樂、繪畫、天文、地理、遁甲、方術、度量衡等諸科。中央政府在飛鳥之地，其組織加複雜，而業務益繁多。衆庶集於輦轂之下者漸增其數，皇宮結構不復能簡素。皇極造營飛鳥宮（六百四十三年），葺以板，發諸國之丁，東自遠江，西至安藝。四年誅蘇我入鹿，帝御大極殿，中大兄皇子戒衛門府，一時鎖十二門，可以知其當時之情。齊明造岡本宮於田身嶺，嶺上起天宮，葺以瓦。東山積石以成垣，用工夫十萬有餘（六百五十六年）。持統之朝官舍皆葺以瓦（六百九十四年）。帝宮漸宏壯，而生民漸繁滋。於是有都府生成之要。

中央集權

遷都難

都府爲天下問題

孝德始定年號曰大化（六百四十六年），下令改革諸制，明劃京畿經界，宣布戶籍法，廢私領田莊，而制班田租庸調之法，釐正朝制官制，創定冠階服色，以明八省百官之分掌，國司郡司之配布。於是治務有中央集權之形，不能無都府之生成。孝德圖難波大造營而不遂成，復居飛鳥，可見遷都益難。天智徙居淡海志賀（六百六十七年），庶民不喜之，而新宮日夜多失火。壬申（六百七十二年）之變，不喜遷都者皆去淡海而集於大和。故勝敗之數只出於人心不喜新都之情而已。當時詩人柿本人麿吊志賀之都曰，聖祚起自畝火，檀原，歷世繼傳如樛木纏綿不切離，棄其父祖之地遠踰奈良山而徙至邊鄙之境，居淡海瀨波之國大津之宮，而居臨天下，未知其何旨云云。亦可以徵其當時人心之趨向。然東都之要非始於天智。景行帝征蝦夷（第二世紀首）之前，行幸美濃泳（窟窟利）之地，而遂造宮於志賀。天智之朝人心雖不喜志賀，而東面經營亦有不容怠忽者。天武造營，淨見原宮於飛鳥之地（第七世紀末），詔曰都城宮室非一處爲足，必造兩營。乃以難波爲別都，別相地於信濃而圖新都之造營。蓋天智宣布近江令，以至文武宣布大寶令之

中央都府
之要

時凡五六十年，都府選擇實爲朝廷之一大問題。

持統帝擴張飛鳥而作藤原宮。越十年即慶雲元年（七百四年）劃定藤原宮地。宮域有百姓宅舍一千五百戶云。此時吉野離宮富有山水之景，而有舟楫之便以通於紀伊。觀於萬葉集可知歌人多思慕舊都之情。人心不喜遷都既如此，而國亦不能無選定中央都府，慶雲四年復有遷都之議。

二 勢力中心在南部時代

勢力在南
部之故

勢力中心之所在不可無中央都府。都府之衰頹實示國家之傾覆。蓋日本之文化發源於西南。聯嶋在瀨戶內海之四周者爲南部日本，是即文化發展之源泉地，而勢力中心久在乎此。如大寶之前固然，嗣後至平安朝漸衰之時（西歷一千五百五十年至八十年）尙續其勢力。其間中央都府常在南部日本。但其位置視北部日本拓地之度而有變動。若經濟之都府視外國通交之如何而有盛衰消長耳。

中央都府
之創建

元明帝和銅三年（七百十年）始建中央都府。嗣後約七十有餘年都府在大和。後四百

大和爲勢
力中心

寧樂奠都

年（至一千八百八十五年）都府在山城。此爲王朝奠都後之時歷。其前半約百五十至二百年，爲外交繼續之時代。其後半約二百七十至三百年，爲外交斷絕之時代。肇國以後，皇宮恆在大和，故大和於南部日本之中久爲勢力中心。中央政治都府之創建，卜地於大和平原之北端者亦非無故。

寧樂奠都之議，於文武之朝已有所定，至元明（女帝）之朝始徙居新都。蓋朝廷召羣臣而議遷都，在慶雲四年（大寶令宣布後第五年即七百十年）春正月。翌年（和銅元年）元明帝詔曰，朕常以爲作之者勞，居之者逸，遷都之事必未遑也。而王公大臣咸言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茲。然則京師者百官之府，四海所歸，唯朕一人獨逸豫，苟利於物其可遠乎，平城之地，四禽叫圖，三山作鎮，龜筮並從，宜建都邑，宜其宮構。九月車駕巡幸觀地形，十月奉告伊勢大廟，十二月鎮祭宮地，而始經營。三年二月行遷都。四年九月勅云，頃聞諸國役民勞於造都，奔亡猶多，雖禁不止，今宮垣未成，防守不備，宜權立軍營，禁守兵庫。可以見其規模非小。神龜元年（七百二十四年）太政官奏云，京師帝王所居，萬邦所朝，非是

壯麗，何以表德，其板屋草舍中古遺制，難營易破，空殫民財，請命有司，令五位已上及人堪營者，構立瓦舍，塗爲赤白。制下，可知其以壯麗爲旨。蓋寧樂帝都做唐之都制，由中通大路而分左右兩京。街衢井然，以政治之都府兼經濟之都府，不恥爲一國首府。

此時發師征西蠻（隼人），置多禰島司，通交於南洋羣島。而南部日本全平定，嗣卽興征夷征狄之師，而拓開北部日本。於是國郡著發暢，而都府益繁盛，使寧樂都城漸覺其規模之狹。

天平十二年（七百四十年）營都城於恭仁，嗣卽開近江甲賀山，擬遷都於紫香樂，衆不喜之，其議遂息。十八年復都於平城，建東大寺，鑄造盧舍那佛（今大佛）。此時詩人有歌曰「亞窩尼約兮，那拉挪彌牙哥哈，薩窟哈那挪，尼和負加哥禿哭，伊嗎薩加黎那黎」其意謂寧樂（那拉）之都榮華如開花之盛。如大佛之像，法隆寺之堂宇，唐招提寺、藥師寺、二月堂、三月堂等之諸彫刻品，正倉院所藏之美術工藝品等，皆爲當時壯觀之記念。

平安奠都
之動機

志賀舊都之復活未嘗離於京官之想憶。蓋寧樂至東北之三道有三關，曰伊勢之鈴鹿，曰美濃之不破，曰越前之愛發。其間有木津、宇治、勢田諸地，以達湖水。而敦賀在北門湖尾須置一都，而地域狹隘不便於造營。天平寶字五年（七百六十一年）惠美押勝執政權，卜地於甲賀郡，造營保良宮以爲東都。押勝敗死，東都廢滅，然此事偶啓遷都山背之端。寧樂朝末年有蝦夷種族之叛亂。桓武帝雄才大略發師而拓開北邊大行其經綸，又用藤原種繼之策，遷都於山城長岡。種繼被暗殺且長岡地狹不適爲大都城。帝卽改其議。帝納和氣清曆之密奏，託遊獵而相地勢，延歷十二年（七百九十三年）經營平安城，翌年遷都（今京都）。二十四年工雖未竣而廢造宮職，納藤原緒繼之諫謂，方今天下所苦軍事與造作也。

平安京之
經營

平安京之造營費十有餘年，以和氣清曆爲造宮大夫，坂上田村麿爲木工頭，菅野真道爲造宮亮，皆一代之人豪。而選地於葛野、愛宕兩郡（山城）之野。其所作之大都城亦仿唐制，較寧樂城更宏壯矣。南北一千七百五十三丈（一里十五町十三間一尺六寸）東

西一千五百八丈（一里十二町四十一間三尺八寸）成長方形，繞以垣，基底徑六尺，上覆以瓦。垣之內外有徑路，寬各六尺，稱曰犬行。犬行之外有溝，寬各一丈。外部四周於溝外有大路，且處處築短堤以分都府內外。都府地積以日本現今度制算之，二千四百四十七町二段一畝二十七步，其北部正中處有大內裏（禁廷）開十二宮門如皇宮、朝堂院、豐樂院、太政官、神祇官、八省、六衛，諸寮百司皆在其中。禁廷正南有朱雀大路，寬二十八丈。其出都府處立羅城門，卽都府正門也。大路之東稱右京，其西稱左京。豎衢（南北）大小三十二，橫衢（東西）三十八。市街方四十丈爲町，四町爲保，四保（十六町）爲坊，四坊（六十四町）爲條。左右京各有十坊，坊令坊長管之。一町分四行三十二門。一門（一戶）長十丈，廣五丈。是都城可容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二戶。城中有神泉苑、穀倉院、左右獄、東西鴻臚館、檢非違使廳、京職、京司、東西寺等，故不能以全地充民舍。

平安京雖爲政治都府，又兼經濟都府。其市鄙分東西二區，東市有五十一鄙，如束繩、羅、絲、錦、幘頭、巾子、縫衣、帶、紵、布、苧、木棉、櫛、針、沓、扉、筆、墨、丹、珠、玉、藥、太刀、弓箭、兵具、香、鞍橋、鞍褥、韃

鏡、障泥、靴、鐵、金器、漆、油、染草、米、木器、鹽、醬、索餅、心太、海藻、菓子、蒜、干魚、馬、生魚、海菜、麥、每上半月開市。西市有三十三躰，如絹、綿、綾、絲、錦、紗、橡帛、幘頭、縫衣、裾帶、紵、調布、麻、績麻、櫛針、扉、雜染、篋、笠、染草、土器、油、米、鹽、醬、索餅、糖、心太、海藻、菓子、干魚、生魚、牛，每下半月開市。此爲國中貿易之中樞。

如是自溝渠屏垣以至房舍建築法，皆有一定規矩，可以察平安京當年之偉觀。

平安京之繁昌

左京未完成其市街，而造都之業忽停止。東北郊外之地高燥而適於栖遲，使市街漸延達東北。西歷一千五十年至一千百年北部日本將得勢力之時。平安京繁昌之區延長已至洛北白川附近。天長五年（八百二十八年）在奠都三十五年之後，京師實有五百八十餘町云。治承元年（一千百七十七年）平安京有大火，燒一百八十餘町二萬家。其所失者實居全京三分之一云，此可見其昌盛之度。

南部日本之中央都府發暢既如此，而地方都府未聞其有可觀者。惟經濟都府夙有難波，博多二市，於中央都府成生之前爲船舶輻湊之埠港。如寧樂朝及平安朝初期外國通交

地方都府

必經此二港。惟通交阻絕（九百年比）後，此港稍失其昌盛。蓋古時海陸交通直迄延喜（九百年）之世，東海、東山、山陰三道，由陸路而運至京師。北陸由海路而集敦賀津，經近江鹽津，而運至大津，以入京師。山陽、南海二道之海運，逕達與等津（淀津）。惟西海之漕運由博多津至難波津也。

三 勢力中心移至北部時代

北部日本之勢力自平安朝中葉漸強盛。文治二年（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掩壓南部日本而開霸府於鎌倉，裁制天下百五十年，謂之鎌倉時代。以元弘三年（一千三百二十三年）爲其終末。此時鎌倉爲政治之首府，非不昌盛。然鎌倉幕府之制封建以寬洪爲旨，宛如聯邦盟主。諸侯述職者每三年出府一次，不過滯留百日。當時鎌倉之繁華只可謂適爲關東八州（或武相二州）之首都而已。

治承之大火使平安城舉其左京爲焦土。嗣有一時遷都於攝州福原之舉。迨鎌倉開府之後，政治中心自分東西，使京師頓減其繁華。惟皇宮尙在京師，霸家派執權，開六波羅府，令

平安京之餘勢

鎌倉開府

布政於尾、濃、以西。以四百年之勢力而依然有帝城焉。平安京未遽失其爲南部日本之首都固其所也。

地方都府
未起

先是陸奧有藤原氏一族，於平泉作市邑未久而覆滅。鎌倉時代之諸侯無領大封土者，故未至造成顯著之地方政治都府。

四 勢力分裂時代

勢力分裂
時代

鎌倉幕府已滅，而有勢力分裂時代。自南、北朝至織、豐時代（一千三百四十五年至一千五百七八十年）凡二百三十四年間，都府繁盛頗被限制。

平安京之
復活

南北朝之時，足利家掌理政權，置霸府於平安京，於是京都之昌盛稍得復活。然足利家統治之力不及日本全部。且應仁元年（一千四百六十七年）大戰起於京師。嗣後十六年爭亂以京師爲中心，使桓武定鼎之大都城略至滅亡。

鎌倉爲第
二都府

足利家以鎌倉爲第二首都，自正平五年（一千三百五十年）至永享十年（一千四百三十九年）凡八十九年間，置關東管領府（稱關東公方）爲北部日本之首都。其後關

地方都府
之發暢

經濟都府
之發暢

貿易港之
繁盛

東之地爭亂不絕，康正元年（一千四百五十五年）全部爲兵火所燒。鎌倉開府後二百年而全消滅焉。京都、鎌倉二府之衰殘，勢力分裂者在各地而漸聚合。於是大侯伯多興起，而有地方都府之發生焉。大內氏城居周防山口，自應仁至天文之末（第十五世紀後半至第十六世紀中葉）凡七八十年，遂漸繁榮而市街儼諸京師，一時至圖使帝都移至其地。其餘北條氏有小田原城，今川氏有駿府，武田氏有甲府，皆爲著名之地方都府。文永十一年（一千二百七十三年）及弘安四年（一千二百八十一年）有蒙古之寇，其反動之勢催外國交通。南北朝時代（一千三百五十年）有企出洋貿易者，既而西海多出海賊，坐乘八幡船，橫行於馬刺加海峽之東，常時則事貿易，察虛則行侵襲，如是者二百四十年，至天正十六年（一千五百八十八年）嚴禁海賊。先是天文年間（一千五百四十年）葡萄牙、西班牙等西邦人通交於日本，迨禁寇後貿易頓振興，以至寬永銷國（一千六百三十九年）之時。其間經濟都府由外國貿易而勃興者亦有之。弘和年間（一千三百八十年比）山名氏築城於泉州堺，應永中（一千三百九十四年）大內氏（周防）

領堺城開埠港焉。既而堺港歸足利幕府之直轄。此時幕府僅收棧房租錢，以一切商務委其自由，故堺港忽成中外貿易之要樞，而百貨輻湊，商賈殷盛。其極昌盛之時在應永後二百有餘年。其間博多港之昌盛復如舊時。別有坊津、平戶之興起，坊津在薩南，平戶則在肥前，古者日本人航至支那皆開船於平戶云。天文十八年（一千五百四十九年）平戶開埠港，吸收博多、坊津之繁華，而漸成經濟之都府，昌榮九十二年以及寬永十七年。

五 封建大成之時代

封建大成
勢力分裂後遂有南北日本統合時代，而封建完備焉。此時代共三百年。其初二十年至三十年中心在南部日本，後二七十年中心在北部，以統治日本全體。

京都復活
織田信長爲近世英雄，天正元年（一千五百六十二年）起於尾、濃之野進入京都，此爲南

北統合之始。京都之昌盛由是復興。豐臣秀吉承信長之後大築於聚樂，天正十八年（一千五百九十年）遂統一日本全體。此時京都之復興益進步。秀吉更築伏見、桃山城，復造大坂城於古難波之地，以爲政治經濟之中央都府。於是堺港之昌盛亦大半爲大坂港所

大坂及堺
之盛衰

收吸。

慶長五年（一千六百年），德川家康率關東諸州之兵一戰於關原，擊破南部日本聯合大軍，乃緊合日本全體所有之諸侯，而新開昌平二百七十年之緒端。其間各地有大小都府興起，如江戶、大坂、京都、名古屋、金澤、仙臺、廣島、熊本、長崎等，發暢尤著。惟封建與鎖國有關涉於都府之發暢，使其自帶特殊性質。

地方都府
之發暢

諸侯之封境不必由天然地勢，多任人意而定其區劃。大小三百侯伯各領小都城。中有小政府，有小軍隊，其給養以至交換諸務必須於商工之業，此各藩所以有政治都府（城邑）也。城邑之四周有郡村，農民散處而任生產之務，是各都城所同也。故都會之大小恆視封境之廣狹。

公同市場

既為鎖國時代，故經濟之關繫一觀於國中事情。經濟都府直隸中央政府者，其位置由國中生產及交通情形而定。此亦為諸侯交換其生產之公同市場。

江戶為勢
力中心

古歌云「摸薩西挪哈，梓基挪伊爾倍基，牙嗎麼那希，窟薩約黎伊底底，窟薩尼哥索伊列」，

其意謂平闊無山之武藏野，只見明月出於草復入於草而已。江戶在此大平野之一角，隅田河口往昔爲海岸沮洳之地而蘆荻叢生焉。鎌倉時代之初（一千三百二三十年）土豪江戶氏居乎此。康正、長祿之間（一千四百五十六七年）名將太田道灌始築城於此地。作歌曰「瓦加伊和哈，嗎梓哈拉梓基，蕪彌吉加窟，富西挪場加內窩，挪基哈尼索彌爾，」其意謂我宅在松林千里之外，近接於海安坐簷下，而遙見玲瓏富士之高峯。可知其不過邊境之野城。天正十八年德川家康入江戶城而領關東八州。慶長五年（一千六百年）家康統一海內。於是江戶爲政治首都。將軍政府及德川家庭、臣從、軍隊等，皆集居是都。且大小諸侯每年登府參覲，不徒自至，又各令其家族、臣從之一分常留住焉。故江戶府爲將軍政治之首都，而兼三百諸侯共同之府城。諸侯聚其領土所得而消散之於江戶府者居多。（幕府時代之末城主封十萬至百萬石者五十四家，一萬至九萬石者百四家，城主格列侯封一萬至五萬石者十七家，無城列侯一萬至七萬石者百一家，故概稱曰三百諸侯。）商工諸民多聚居城下，而供以生活奢侈所需諸物料。於是江戶府益繁盛，而爲

江戸憂昌
盛

江戸都城
之模樣

學術技藝之淵藪，爲羣交之樞區，爲教育之根原，爲文化之中心，爲娛樂之焦點。此時都府不憂其不昌盛，而反憂其過昌盛，不憂其不擴大，而反憂其過擴大。德川第五世常憲將軍至第八世有德將軍之時，碩學荻生徂徠、大宰春臺、室鳩巢等，各論議限制江戸繁盛之法。蓋嶋陸耕地有限，國以農爲本，而不與外通交，都府昌盛過度，不徒以致農村之衰，又延害於都府之治安也。考江戸都城當年之情形，中部倚丘陵處有江戸城，疊石作壁，而築樓閣殿舍，繞以大塹濠。中分牙城（本丸）、西城（西丸）將軍居乎此。諸侯主邸（上邸）皆近接於城。自廓中至芝、赤坂、麻布諸地所在散布，若中邸、下邸或在市坊間，或置郊外。將軍家臣及旗族（麾下）多住於城之西北。自番町、神保町、猿樂町、小川町、駿河臺，至下谷、本郷、築地、青山等諸地，所在散布。商工諸民多住於日本橋、淺草、深川、神田、本所、京橋等諸地，或圍繞諸侯旗族之邸宅及神社、佛閣等，而構屋廬於四近地。享保（第十八世首紀）以後淺草有米倉六十七宇（共三百五十四戶），本所有三十七宇（共二百七十戶），而淺草、本所、龜島町、神田川筋、伊勢町、立川筋，有套賣鋪。日本橋、築地等處有諸侯倉邸，皆爲

米穀賣買之中心。傳馬町、長谷川町、本町等，則吳服（衣料）、木場則木材。本所則薪柴，新川、新堀等，則多賣買鹽、酒、醬油之類。大根河岸、多町、「牙查」場、新宿、千住各有野菜市場。魚河岸、新場有魚類市場。吹屋町附近有錢莊（兩替屋）。娛樂之設備以淺草爲中心。猿若町有劇場。淺草奧山有賽物場。兩國有賽場及飲食鋪。上野、日暮、飛鳥山、向島、御殿山等，皆爲遊觀之地。

江戶市民
之風氣

市街一千六百七十有餘町，人口約二百萬，爲政治之都，又爲武士之都，聚富於日本全國散之於一都。當是時江戶之商務大半在供於武士之需要。市民之風氣不似他商都工府，輕俠重意氣，善聚非其所期，而善散爲其所喜，甚者以囊錢不越宵爲誇。

大坂爲中
央經濟都
府

大坂爲南部日本之最大都府，其風氣全異於江戶。嚮者豐臣太閤以大坂爲政治之中央都府。迨德川時代幕府直轄其地，大坂之地居全國交通之中樞，而爲海、陸運輸之焦點。元和末年（一千六百二十年比）開諸侯倉邸，遂成全國經濟之中央都府。蓋鎖國三百年諸州所產之米穀及他物料，不可不售之於國中，而大坂實充其中央市場也。代表一藩領

倉邸者稱曰名代，由藩侯選擇，而豪商任之。或受諸侯所輸送而賣其物料，且保管其價銀，逢藩地及江戶藩邸需錢款而任其支償，謂之藏元。名代兼藏元者往往有之。專販賣物料收納價銀，任算賬之實務者，稱曰掛屋。藏元兼掛屋者居多。別有倉邸辦用者（用達），代倉邸吏員而辦諸用，且供以其藩所用之金銀物品，是亦爲藏元或名代所兼攝。諸侯不置倉邸者托富裕市民而販賣物料，或令供以金銀物品，謂之「問用」（用聞）。

南自薩摩侯，北至津輕侯，大小侯伯置倉邸於大坂者甚多。據延享四年（一千七百四十七年）所查共計一百三藩，尙有諸侯之大夫置倉邸者六家，賴「問用」者百二十二家。據安永六年（一千七百七十七年）所查諸侯置倉邸者增十一家，賴「問用」者增四十二家云。由是觀之，三百諸侯莫不賣物料於大坂，又莫不取錢款於大坂。譬言之江戶之於日本如廳堂，大坂則如廚房。

寬永二年（一千六百二十五年）大坂有人口二十七萬九千六百十，後經三十七年寬文二年（一千六百六十二年）有四十萬七千三百四，嗣後常不下於四五十萬，其富力

與江戸相頡頏。寶歷十一年（一千七百六十六年）十二月至翌十二年正月，幕府徵捐項三次，共百六十九萬八千兩，由巨商二百四人籌辦之。天保十四年（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徵捐項百一十一萬兩，由三十二人籌辦之。大坂巨商負巨款如此而毫無所苦，可以察其殷富之度。

大坂市場

大坂之地天滿有蔬菜市場，雜喉場有生魚市場，堂嶋有米穀公價處。各種商務有結會（仲間）非會員者不能營其業，商家各有營業權稱曰株。

大坂市民之風氣

大坂既爲專純之經濟都府，故市民以勤勉節約爲其習，最富於貯蓄心，而重信用，觀於近松巢林子（詩人）之「世話淨瑠璃」井原西鶴（小說家）之「永代藏」亦可以察其風氣。

近世之京都

京都不如江戸之爲政治中心，又不如大坂之爲經濟中心，只爲桓武肇造（七百九十四年）之舊都。皇宮歸然，名爵所出，而有古世文物之遺留，成美術、工藝及宗教之中心，巡禮之衆與觀光之客常羣集焉。應仁之亂雖致都城荒廢，元和偃武之後挽回其衰勢，遂有人

名古屋

口三十萬至五十萬。德川幕府之末內政外交頗紛糾，而京都漸恢復其政治。於是諸侯有經始邸宅於京都者，商賈亦多集至，乃變其守舊之風氣而自生活相。未幾遷都東京（江戶），於是山河之明媚獨留存，而其繁華則復去於京都。上所舉者稱爲三都，其餘則地方政治之都，由諸侯所開而已。

尾州侯爲德川親藩，慶長十五年（一千六百年）築名古屋城，居江戶與京都、大坂之中間，爲海道之要樞。南部日本之通於江戶，道路皆經名古屋，而尾濃平原以日本有數之大沃野，近接乎此，成其經濟版圖，而資其昌盛。

仙臺

伊達侯爲北部日本之強大國主，慶長五年（一千六百年）築仙臺城。其地屬宮城野，一望平原，田祿五十萬石，現爲奧州大都。

金澤

前田侯於日本諸侯中封祿最大。加州有金澤城。其初佛教徒開寺院，天正十一年（一千五百八十三年）前田侯始城居其地。金澤現爲日本海岸（北陸）之最大都府。毛利侯之領中國十州，經營廣嶋城，卽屬於天正十七年（一千五百八十九年）之事。此城一歸

廣嶋

熊本

福嶋家之領有，元和二年（一千六百十六年）以後爲淺野侯所領。其繁華冠於山陰，出陽諸州（此諸州稱曰中國）蓋藝州之野，平闊豐沃，而其接海處常東西交通之衝路也。慶長六年（一千六百一年）加藤清正築熊本城。寬永九年（一千六百三十二年）以後，是城歸於細川侯之領有，現爲九州第一之大都城。

上所舉者皆爲地方政治在近世之小中心，其人口各算五六萬至十四五萬。

宿驛

長崎

大小侯伯莫不有政治都府，是諸藩所同。京都至江戶有東海、中山兩道，其宿驛所以便交通者亦皆成小都府。鎖國時代以長崎爲外國貿易唯一之港埠，由是長崎漸成昌盛都府。考長崎興起之蹟，元龜元年（一千五百七十年）葡萄牙人到肥前，得領主大村氏之特允，以長崎爲天主教根據之地。天正十五年（一千五百八十七年）豐臣秀吉征伐九州，收長崎之地，直隸中央政府。寬永十六年德川幕府下鎖國之令，以長崎充和蘭、支那二國人貿易之地。查長崎貿易之情勢，慶安元年（一千六百四十八年）至寶永五年（一千七百八年）凡六十年間，輸出財寶者金二百三十九萬七千六百兩，銀三十七萬四千二

百二十九貫（三萬七千四百二十二萬九千錢）慶長六年（一千六百一年）至寶永五年凡百八年間，輸出銅質者三十三萬七千六百六十八萬斤。金、銀、銅三質輸出之數既如此，可以知長崎貿易之繁盛。其後幕府屢限制貿易之數，而長崎之昌盛終不能裁制之。

六 郡縣制度完成時代

嘉永六年（一千八百五十三年）美國水師提督柏理航至浦賀，破鎖國之關鑰，令日本再入世界貿易之班。於是外國貿易之業新開，而促埠港之發暢，遂致日本經濟都府之大變動焉。

王政維新統一全國，廢封建而易以郡縣之制。於是有日本政治都府之大變動。三百諸侯所開地方政治之小都府，非新置政廳或充軍隊駐屯之地，則皆不得不圖以經濟都府自立。凡政治都府不新置政廳者，多轉成工業都府，否則漸至衰廢。

往時交通都府（宿驛）之排布，以馬之行程定其準。近年交通機關頗發暢，使物貨聚散之距頓加其長。於是小都府在近距者多廢滅。其間新都府乘產業開展之新形勢，而勃興

者亦有之。可知交通機關之革新，有影響於都府之消長。

都府發暢
在近時之
分期

江戸以霸府三百年之都城改稱東京市，而成日本帝國之首都。大坂、京都、名古屋、廣島、金澤、仙臺等，雖稍受變革，亦仍爲地方大都府，而益加其繁榮。橫濱、神戶、函館等，以充外國貿易之埠港，而速見其新都府之發暢。長崎亦新其生命，而增其昌盛之度。若近年勃興之埠港則以門司爲最。

上列都府於近四十年之間皆經過二大期（四小期）。封建鎖國時代，轉入郡縣開國時代，都府亦不得不變其性質，變革凡二十年謂之過渡時代。是時代之上半期有新都府之發生及舊都府之更始，至下半期則見其休養。變革既成，而加以改良，凡二十年稱曰改良時代。此時代之上半期，改良進其第一階，下半期則進第二階，若第三階之上則尙屬於將來之事。

（甲） 過渡時代

王政維新後明治八年有征臺之役，明治十年有西南之亂，其間日本都府變革尤著。開國

通交使海口新興其都邑者，在北部日本則有橫濱港，在南部日本則有神戶港，在北海道（最北）則有函館港，在九州（最南）則長崎，以開放三百年之舊港亦新其命而已。

距今四十八年之前即安政六年（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橫濱爲一小漁村，有民舍百一戶，水田稱祿三百三十五石二斗，野毛浦深彎入，而地頗狹隘。安政六年六月開橫濱港，以充外國貿易之市場。於是江戶及附近之民人多移住其地，或埋海面，或合隣村，遂成一都會。明治六年貿易稍進步，輸出物貨價一千五百萬圓，輸進物貨價一千九百萬圓云。

兵庫津原有民家約一萬，惟神戶爲其一分。其神戶村農家五百，二茶屋村三百，走水村百四十。慶應三年（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十二月開神戶港，明治四年設備略就緒，至其六年已有人口三萬八千。貿易漸盛，而輸出物貨價二百五十萬圓，輸進物貨價五百九十萬圓云。

函館安政六年開港，嗣後貿易漸盛，明治六年有人口二萬五千，輸出物貨價四十五萬圓，輸進物貨價四十一萬圓。

長崎於開國之後亦增其昌盛，明治六年輸出物貨價二百四萬圓，輸進物貨價百九十七萬圓。

明治八年至十年，新都府略成其形，而舊都府各新其命。

舊都府之
更始

東京

江戶爲幕府三百年之政治首都，明治元年四月十一日幕府納其城於明治政府，德川家退歸駿河，旗族八萬散至四方，三百諸侯閉其上，中邸宅，舉其家族，臣從而皆還其國。於是商賈多失其顧客，無由繼營其業，往往移住橫濱。榮華三百年其夢忽覺，而金碧朱門空裊於風雨，一時衰殘，使人有黍離之嘆。是歲秋聖駕東幸，旣而還京都，翌二年春遂遷帝都，改江戶曰東京，興新政府，開諸官廳置兵營、學堂、病院等。其後廢封建，易以郡縣之制，定中央集權之基址，舊諸侯皆移住東京。於是江戶新其命而成日本之國都。惟舊都荒廢，民人多離散，其錄籍之人口迄明治十年僅五十八萬有餘，比往昔全盛之時代不過其四分之一。大坂爲經濟之中央都府者，實因諸侯置倉邸，聚諸州生產而賣買之，國中貿易之樞軸繫在大坂。諸侯已廢，倉邸裁撤，而大坂失其商權，市場衰頹，結會及憑單流通法等舊慣多破

大坂

京都

滅，而商業組織掃地潰裂。名代、藏元、銀方等爲大坂商都之柱梁者皆失其產，其僅存者不過三十六人，若能保其家格者則不及十人。明治元年七月大坂新成外國貿易之市場，然港灣不廣，外國物貨入大坂者多經過神戶，故貿易行於大坂，不如神戶之盛。明治六年輸出物貨價九十萬圓。輸進物貨價四十萬圓，明治十年則輸出十七萬圓，輸進五十二萬圓云。

京都變動較少，然輦蹕東移後民人離散，移住大坂等者不少，舊時稱七萬戶者減至一萬戶云。

地方都府

名古屋、金澤、廣嶋、仙臺、熊本等，廢藩後新置縣廳、法衙、兵營、學堂等，雖稍保其政治都府之面目，而一時甚凋衰，迨具經濟都府之新形勢始免其破滅。

休養時代

政府執勸業政策而農務多改良進步。其間有海陸交通機關之暢達，暗助都府之繁榮。以通信機關言之，明治四年開始新式郵務。五年普行之於全國。六年採用郵稅均一制，低減其稅率，發行「端書」與美國議定郵稅交換約章。八年始派郵船而通郵務於清國。九年

郵便

電信

鐵路

海運

置郵便局北清、韓二國之地。十年加於萬國郵便聯盟。十一年圖全國郵便線路之連絡。十五年大加增郵便局，使均一其擔主義得貫徹。明治四年創始電信，六年至七年增電信線路。十一年舉行電信完成式，始辦理海外電信。十二年加於萬國電信聯盟。以交通機關言之，明治五年布鐵路於東京至橫濱，及大坂至神戶之間。九年布於大坂至京都之間。十六年布於上野至新町之間。明治八年征討臺灣後，將其所用之汽船賣付三菱公司，令開國中沿海及向上海之定期航行。十五年有共同運輸公司及大坂商船公司之開辦。十八年三菱公司與共同運輸公司合同，而結成日本郵船公司。以汽船積量言之，明治三年僅有一萬五千噸，八年增至四萬二千噸，十八年增至五萬九千噸。明治十年至十八年或二十年爲都府休養之時代，各都府已定其基址者，由諸機關暢達而漸倍養其勢力也。

(乙) 改良時代

明治十八年至二十年，日本之發暢多顯於村落農務之間，都府商工之進步則尙未顯著。其後交通機關頗暢達，而商工諸業漸振興。於是有都府改良之議。明治二十七、八年至三

改良時代

鐵路引長

海運暢達

電氣事業 勃興

十年都市改良已進其第一階。嗣後發暢頗速，三十七、八年（日俄交戰）至四十年改良已進其第二階。以陸面交通言之，二十年鐵路貫通於東京至仙臺之間，二十一年貫通於東京至直江津之間，二十二年貫通於東京至神戶之間，二十四年貫通於東京至青森之間。三十一年貫通於門司至長崎之間，三十四年貫通於神戶至馬關之間。於是北之青森南至長崎有一線大鐵路，暨貫日本全國。至近年北自北海道之名寄，南至肥後八代，略有聯通之鐵路。若在臺灣北自基隆南至打狗，亦有直通之鐵路。東京至韓國京城，苟坐船於朝鮮海峽，則其餘皆有鐵路之便。以線路引長言之，明治十六年有鐵路二百五十英里，二十一年增至一千英里，二十六年則至二千英里，三十年增至三千英里，近時則達五千英里。以海面交通言之，明治十八年有汽船五萬九千噸，日清媾和後，政府宣布航海獎勵法。據明治二十八年所查，汽船積量增至二十一萬三千噸，三十年則至二十七萬三千噸，三十五年則至三十七萬八千噸，日俄媾和後明治三十八年末，則達九十三萬二千七百四十噸之多。尚有電氣事業，明治二十三年先採用電話機，嗣以電車，近時都府之交通機關

產業發暢

獨見電車盛行焉。以產業言之，紡績機織等工業之發暢，概在明治二十年之後。明治三十七年日本輸出之貨物屬精製品者七千四百四十萬圓，半製品一萬四千四百七十萬圓，而原料品不過三千九百五十萬圓。可以見日本自農國漸轉成工商國。近二十年都府之擴大尤顯著，而人人注重於都府之經營固其所也。

市制町村制

各市改良

明治二十一年宣布市制及町村制，二十二年宣布三都（東京、大坂、京都）特別市制。明治十七年東京市始有改正市區之議。十八年開委員會而考查其得失。二十一年決計起工，現尚在其進步之途。二十五年東京市起水道之工，三十一年竣功。大坂市之水道二十四年定其計案，二十八年至通水。其污水路（下水）二十五年起工，三十年竣功。其築港之工三十年經政府允許，近時略已告成。京都市十八年起其疏水（渠）工，而二十三年竣功。橫濱市之水道二十二年畢成。其築港之工經營始自二十二年，而近時竣功。神戶市之水道企畫雖始自二十年，而得允許在二十九年，竣功通水則在三十二年。其餘門司、長崎、若松等，起自明治二十一年，企畫築港或港灣改修之工，其已竣功者居多。東京市於

明治十八年之後久有築港之議，惟未達實行之期而已。要之都府之改良多始自明治二十年之前後，如日清交戰之時至明治三十年其功已有可觀者，此爲進步第一階。嗣後益發展，日俄交戰之時至四十年，更見其成績顯著，此爲進步第二階。其間都府繁榮之度，觀於人口加增之數可以知。

明治十五、六年東京市有人口僅八十八萬至九十一萬，二十年則增至百二十三萬，二十五年則略示同數，三十年則至百四十萬，三十五年則百七十萬，三十七年（日俄交戰時）則百八十七萬，三十八年（戰息後）則百九十六萬，其增殖甚速。此可見東京市之繁榮於日清交戰之後增勢尤盛。其所以增勢者在政治、經濟之中心，在教育之中心，在交通之中心，在軍勢之中心。天下之道路莫不通於東京，而天下之繁榮亦莫不聚於東京。東京既爲政治之中心，而兼經濟之中心，其益繁榮者非無故也。明治三十六年大坂所有之公司資銀經繳納者共六千二百萬圓，而東京所有之公司資銀經繳納者共一萬五千八百萬圓。大坂所有之銀行資銀經繳納者共一千九百萬圓，而東京所有之銀行資銀經繳納者

現時之大
坂市

東京市與
大坂市之
比較

共九千九百萬圓。可以推知二都關於經濟之勢力。然大坂之勢力亦有旭日昇天之概。公司、銀行之資銀雖不如東京之多，而工業隆昌推大坂爲全國首腦。明治三十七年末東京有工廠三百八十一，而大坂有四千二百八十三，可見大坂工業之繁盛。

明治十六年大坂人口稱三十萬九千，二十年則增至四十三萬，二十五年則四十七萬，經日清交戰後明治三十年則七十五萬，三十五年則九十五萬，三十七年則一百二萬。以增殖比準言之，東京市自明治二十年至二十五年增一絲，二十五年至三十年增三分五釐，三十年至三十五年增二分一釐，三十年至三十七年（日俄交戰時）增三分三釐，三十年至三十八年（戰息後）增四分。大坂市自二十年至二十五年增九釐，二十五年至三十年增五分七釐，三十年至三十五年增二分六釐，三十年至三十七年（日俄交戰時）增三分六釐。由是觀之，大坂加增人口之勢反勝於東京。匯兌之數東京與大坂雖略相若，而東京所收者含租稅尤多，故商務所取之純數以大坂爲最多。匯兌之行於二都各有其

所主之域。如諸州在靜岡、甲州、信州之東且近於太平洋岸者，及北海道之東部，屬於東京之經濟版圖。諸州在靜岡之西者，大半屬於大坂之經濟版圖。若越後之南界，至北海道之中部，劃一線，在是線之西且近於日本海岸者，屬於二郡公同之版圖。

大坂爲經濟之中央，都府與東京爲對抗，而其工業之盛足以雄視於極東。大坂之生產以紡績、棉紗、棉布、燐寸等爲主要。其商務向東亞諸邦，其域在印度之東。日清交戰後，東亞諸邦與日本之關係漸加親近，而大坂增其繁榮之度。日俄交戰後，隣邦與日本交通益親密，加以大坂築港之竣成，於是大坂之商工諸業更增其繁榮之度，亦無疑矣。

橫濱爲北部日本最大之貿易都府，與東京消長相依，而自成東京之前門，其市民之風氣亦似東京。其輸出之物貨多取於上野、下野、信濃、甲斐諸州，以生絲、絹布爲主要，而輸至歐美諸邦者居多。神戶爲南部日本最大之貿易都府，與大坂消長相依，而自成大坂之前門，其市民之風氣亦似大坂，其輸出之物貨大半取於大坂。以棉紗、棉布、燐寸爲主要，而輸至近隣諸邦者居多。二大戰之後，神戶乘其勢而增其繁榮，亦如大坂。

橫濱市明治十六年有人口五萬九千，二十年增至十一萬，二十五年則十四萬，三十年則十八萬，三十五年則三十一萬，三十七年（日俄交戰時）則三十三萬。以比準言之，二十五年較二十年增一分九釐，三十年較二十五年增二分三釐，三十五年較三十年增三分九釐，三十七年（交戰時）較三十年增七分三釐。神戸市明治十六年有人口五萬，二十年增至十萬，二十五年則十四萬，三十年則十九萬，三十五年則二十七萬，三十七年（交戰時）則二十九萬。以比準言之，二十五年較二十年增四分二釐，三十年較二十五年增三分，三十五年較三十年增四分一釐，三十七年（交戰時）較三十年增五分二釐。由是觀之，神戸加增人口之勢未必勝於橫濱。

以貿易觀之，橫濱合物貨進出之數，明治十五年度共四千七百萬圓，二十年度共六千萬圓，二十五年共九千二百萬圓，三十年度共一萬七千七百萬圓，三十五年度共二萬二千八百萬圓。神戸物貨進出之數，明治十五年度共一千二百萬圓，二十年度共二千六百萬圓，二十五年共五千百萬圓，三十年度共一萬六千二百萬圓，三十五年度共二萬一

京都市

千萬圓。以比準言之，橫濱二十五年較二十年增五分二釐，三十年較二十五年增九分一釐，三十五年度較三十年度增二分八釐。神戶二十五年較二十年增九分七釐，三十年較二十五年度增二倍一分一釐，三十五年度較三十年度增三分五釐。可知神戶增貿易價數之勢遠勝於橫濱。

京都市爲經歷一千年之舊都，富於山水之景。如美術工藝、宗教及娛樂，以是都爲中心，京都北部有西陣機業地，卽美術工藝之中心也。其南部有東西兩本願寺，人之詣禮者恆多，卽宗教之中心也。中部多旗亭，東西郊外多著名古蹟，西南部以染色業聞，東南部以陶器立，北部有皇宮、府廳、學堂等。明治初年人口減少，迨後再增加，二十年有二十六萬，二十六年增至三十萬，三十年則三十三萬，三十六年則三十七萬。可知其依然爲帝國第三之都府。市民以保守爲習，都雅而長於伎巧。京都爲美術工藝之府，職是之故。凡烟霞風月適於山水之景者，使是都能成世界之公園。

名古屋市

名古屋原爲尾州之首府，迨近年轉成經濟都府而進步尤堅實。明治二十年有人口十

四萬，二十五年增至十八萬，三十年則二十四萬，三十五年則二十七萬，三十八年則達二十九萬。是地商、工之盛亞於大坂。若中央鐵路全貫通，且熱田築港至實行，則是市之經濟版圖益擴大，而工、商諸業益發展，其市民之勤勉與勞銀之低廉，使是市更加其繁榮，可期而待焉。

金澤市

仙臺市

廣島市

若金澤市、仙臺市等，進步不甚速。其人口在八、九萬至十萬之間。是等都府各有縣廳、法衙、兵營、學堂等，爲近縣物貨集散之地。如金澤市至近年鐵路開通，機業發暢，漸有振興之勢。廣島市當戰時爲兵務樞要之地，已經二大戰爭擴大殊著。明治二十年人口稱八萬，二十九年增至九萬，三十年則十一萬，三十六年則十二萬。

長崎市

長崎市於開國之後亦有進步。明治二十年人口稱四萬，二十五年增至六萬，三十六年則達十五萬。市民以保守爲習，而經濟版圖亦不甚廣。然佔地於支那海之一角，令航路通於支那、朝鮮、西比利亞者，皆不能無經過焉。此其所以保貿易港之面目也。是地近於石炭出產之土，且得勞工頗易，故三菱公司之造船廠在乎此，其船渠之大稱日本第一。長崎之繁

華將賴於造船之業矣。

門司距今二十年之前爲一漁村，其地勢當於海、陸交通之要衝，適其附近地多出石炭，一躍爲港市，既而貿易振興，其進出之多次於橫濱、神戶、大坂三港。

北海道之
都府

北海道之開拓都府發生亦不少。札幌爲北嶋之首府，其人口已有五萬。小樽、函館爲北嶋之海口，其人口各有八萬。樺太嶋（薩哈連）在窮北而富於漁利，其半部已入日本版圖。自是之後函館、小樽益加其繁榮不容疑焉。

都府之將
來

世界之大勢於第二十世紀漸有轉變之兆。太平洋者將爲交通貿易之新中心。日本立國於太平洋之一角，其遂成一大商、工國也，必矣。商、工隆興，則都府必昌盛。日本都府之前途不亦多望乎。

風俗之變遷

設有日本一小孩，距今五十年之前，流浪於海外，久不知鄉國消息，及歸其所常懷父母之鄉，其幼時之記憶果能再生乎？昔有將軍統治斯國，而今滅其跡。曾有諸侯各握實權，而今僅保華族之名目，其實力則與平民無大差。宏壯之城郭，多爲廢墟。長鎗、眉尖刀等諸武器，特好古家而保存。海岸漁家散點處，如橫須賀、佐世保等，變爲盛大軍港。彼新歸還者視其幼時戲遊之地，前後若兩國者。如「浦島太郎」之幻想居龍宮，自以爲暫也，而歸其鄉里，始知其已閱幾百年矣。既無其家，又無子孫，其庭所遺之稚樹，不僅爲亭亭老木，且有朽枯者，而傍見其新生多樹，太郎驚異之。彼新歸還日本者之驚嘆，亦略似之。蓋第十九世紀科學進步，事物改良。在歐、美諸邦變遷固速，然試比較以日本五十年之進步，亦不足言也。然則日本近時之變遷果何自乎？政治之促此變遷者姑置之，由羣會趨勢而觀之，國民爲武家制度所束縛幾七百年，已厭而欲脫之，遂貫徹其目的。其能如是者，概別之爲國粹、洋

化二主義共成功也。國粹主義謂宜發揮國民之特色，以排斥外國文化。洋化主義謂苟非模仿海外事物，不足爲自國文物之進步，宜心醉於西邦文化，勉以學之。此二主義若互不相容者，然能駢進，均反抗舊時之制度、風俗，而奮鬪力戰，遂拯國民於苦惱之域。

國粹主義

所謂國粹主義者，換言之爲復古主義。奉此主義者其意謂中古以降日本之政治、風俗及百種事物多生弊。儒教傳自支那，不僅播以倫理精細之名目，又輸以敗德有害之風。佛教徒爲國民生其厭世消極之習，而萎縮其精神。人之行爲漸弄工伎而多虛僞。苟欲脫此文明繁縟之弊，則宜復歸上古。而去外國之影響，宜取原始自然之古風。於是勉學上古之歷史，而講究其文學。其效果顯於風俗之上者，如葬禮，在舊時概用佛教之式，迨近年據神道之式者漸多。神社之結構，在舊時多擬寺院，迨近年多復取太古素樸者。裁判官、辯護士及美術家等服裝亦多採用古風。是等變遷皆基於復古主義。

洋化主義

洋化主義明治風俗之變遷爲其主因。蓋久避外國交通，不知世界大勢，而自以日本爲獨強者，新接歐美文化，驚嘆之無異於山國田夫驟覩滄海，見狂瀾怒濤之咀天嚙岩而奇感

無窮也。西邦之文化由第十九世之學術及基督教之思想而發暢者，無論其種類皆足驚異。驚異之者自易於模擬。曩者自尊之反動，以爲日本劣於西邦者，一旦舉事，反恐其洋化之不及焉。於是政治、經濟、學問、技藝等莫不取規矩於歐、美諸邦，暫時有可驚之進步，風俗、習慣亦略與之並行。風俗之變遷先起自官廳、公司等辦公務之處，而漸遍及於民衆。其初洋服但行於儀式公用之間，既知其便於運動也，而漸充日常之用矣。煉瓦之建築高大厚重者漸盛行矣。舊時除五節日外更無休暇日，迨近時則每週有日曜日，雖不保宗教之意義，亦廣爲休息日矣。如現時上流人士多住於洋式房舍，中流人士之中其房舍雖據日本式，而每設洋式一室，以充其接客室或書齋者矣。飯館以洋菜調味爲其專業者，所在多見之矣。尋常家庭飲食以至他習俗，近年被洋化者亦多見矣。女子服裝不多取實用而重美觀，其稱美之趣味各國不同，故化於外國風不如男裝之速，然近年洋式束髮之流行亦頗盛矣。女學生之袴色紫或紅褐者，或儼上代之俗，惟其用此之初爲之動機者，實有所鑑於西洋婦人之服裝也。今時人莫不食牛、豚之肉，家莫不備洋燈，燃料多用石炭，街

衢多見馬車。若溯五十年前則日本並不知此等物也。昔時專賞愛水墨畫、淡彩線畫等，今則多嗜好油繪、水彩畫矣。箏、三絃雖至今不廢，風琴、四絃之流行亦頗盛矣。小說家、戲本家於明治之前未爲人所崇敬，俳優自爲一種賤劣之業，至近時則此等諸伎人所重視而遂爲高尚藝術矣。

風俗之變遷，述其細目則繁，故今單就抽象以說明其變遷之大勢。蓋百事變遷不變國民固有之精神，變也者變其形式而已。精神不易，形式轉動，此爲日本民族之特色。我輩甘於風俗之變遷，以其自霑於明治之文化爲誇。如主保守之老翁追懷昔時，恆嘆其善良風俗之燼滅。我輩亦非不知變遷之或過激，除其不可除者，反損往時之美風。然由大體觀之，此變遷固爲當然之進步。故是篇或有遺忘前美而剔抉其弊風者。覽者諒之。

精神不動

階級制度
之破棄

風俗之變遷以階級制度之破棄爲其第一之要端。明治之前，人分階級，士、農、工、商四級，儼然勿相侵，而羣會保其秩序。更概括之有士子（士分）與平民（庶民）之別。其位有尊卑高下之異，各守其分而安其地位。諸侯居士之上班，市人（町人）、農民（百姓）等途

逢其行列通過，必脫履而跪以表其敬意。平民若向武士有侮慢之言行，則武士得執其所佩之刀斬而棄之。凡稱性（苗字）帶刀者，於平民爲破格之名譽。平民雖富不能衣綾、綸子，又不能乘轎輿。階級既多，男女之敬稱不僅分其呼法，又令其字樣多等差。區別之繁縟如此，階級之制顯影響於各方面，如文學、藝術等，亦爲其潮流所蕩撼。士子之詩有漢詩、和歌，平民則作狂歌、俳諧。士子之樂爲能樂、狂言（樂）、箏，平民之樂則爲演戲、淨瑠璃、三絃。士之嗜好在狩野繪、土佐繪，民之嗜好則在浮世繪。若消閑之伎在士則碁，在民則將碁。要之上流主保守，恆傳古法而不渝。下流主進步，恆喜新而致變化。階級之制雖爲頑強，逢明治之革新而忽破碎。士族與平民雖尙別其名目，其相交也已同等而毫無差異。服飾之制在宮廷、官府則尙用禮服，其餘則上下無差別，不可視衣裝以識人品之區分。應接亦無往時之繁縟，言稱爾我。趣味之好惡既融而上下之級自破。是羣會今日之大勢也。

階級之制與尊重系統之意，有不可離之關繫。上古以來國人好考核系譜，其習使階級制度益堅固。秀吉雖勇自憂其無素姓之可誇，而稱豐臣，以掩其門第之賤。家康取遠祖之職

而冠其名，以淳和、莽學兩院別當自榮之。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此特支那之諺，而日本人雖豪傑之士，不能無斷斷也。既重系統，尤懼家門之衰滅，苟有失敗，輒嘆曰：何顏見吾祖於地下。各人爲家之一分子，而單屬其家，不自持其權利。有氏神、氏寺，而不謂有一身之宗教。武士之家隸，非金錢酬勞所得一時之傭工，而若累代隸屬其家之恆產。重血統，貴宗緒，家產遂不可分割。於是有嫡嫡相傳之習，或無繼家之子，則必養嗣以襲之。不肖之子，有污家名之虞，則逐放之，稱曰勘當。此氏族制度與階級制度，如在現時，設使誇稱祖先之緒者，則人固將少之。各人作其地位，必自賴其才能，是爲其不可辭之務，而名譽亦在其中。階級及系統之思想，遂生世襲職業之風。明治之前，生於木工之家者，必執鑿鋸，農家之子，必任耕鋤，其易家業者，恆被人指摘，謂之不克其家。職業已累世，其守業者，風姿自有一定，見其衣裝，可一目知其爲醫士，爲繪師，爲木工，爲泥工。如此世襲職業者，於伎藝亦自生其貴師傳之習。血族重系統，而藝術重師宗，故人皆謂父母爲身體之原，師是才能之親。古諺曰：弟子在師後，距七尺，不踏師影。凡師之所教，爲藝道之精髓，弟子追師跡而進，不許其加以私意。伎

術之奧師尤慎重其教，附以傳說使秘其道。弟子若放縱不甘於舊慣之制壓，而發揮其材能以逸於師之所導者，則招師之激怒辱以「破門」之罪。明治之世，風氣一變，各人自取捨其職業，不爲父兄束縛，其選擇職業之標準，視其材能如何，世襲之習則非其所重。政治家之子有爲技師者，牧師之弟有成軍人者。至是教師之所訓，不復若不可動之鐵案。學校生活益溥，而師弟之關繫不峻嚴亦不親厚矣。教師立於黑板之前，只爲一時之指導者。自由之流每爲放縱，而學堂有同盟罷課亦如勞工之羣。上下貴賤均知普通之學，而職業無所固定。於是風俗漸渾融，官吏與商賈均服洋服，而蓄髭若八字形。故徒觀桂袴之寬闊（羽織袴）亦不可辨其爲何等人也。

墨守階級，世襲職業，爲消極思想。消極思想以勤儉爲旨。當是時人之恃才能者，使獲名利，則以市坊之民而欲列於諸侯，不可得也。自抱大望而更其家業者，一敗失其家產則不僅爲鄉黨所指彈，而且得罪於祖父。故惟居父祖之家守父祖之職，安泰平靜以甘其分，而不敢改者爲最善最良之人。江戶幕府之統治天下，務令貧富差等少懸隔。故能保社會之秩

序，使上下勿生不平怨恨之聲。然此政略傷害人民進前之氣象，而阻礙於事物之發暢，鎖港之制實出乎此。制禁珍奇之說，禁人造斬新之物者，亦出乎此。野菜、果、瓜類皆有一定期節，先期上市亦屬所嚴禁。衣服之料有法例以限制之，按階級而定其每一尺重不逾某量。婦女招專工而結髮，或用塗漆之屐，皆視以爲奢侈之行，一時盡禁之。將軍家以「葵」爲紋章，士民衣服僭用此紋章者必處以嚴罰。鳥類中惟鶴專供將軍之食，故不允士民捕獲之。平民所用之筭，類以銀製爲最貴。其絹衣必尙綿布，免人之指目。玳瑁假名以鼈甲而用之。其名目至今襲用。試往至田村見有農家簷下所貼之紙片誌以「儉約」二字，與氏神除厄之小札相並置。可見其由父祖所傳消極之思想。仙鄉之民無野心而甘於質樸。其生活之程度雖低而頗覺幸福。明治之變革悉破舊習，社會釋其束縛，而有才能者得地位，得財產。於是青年富有血氣者，鼓舞其志望而不安於父祖之家。各人皆企畫其所好之事業，有客農富累巨萬者，有武士零落而窮乏至爲乞食者。自華族至平民苟能發揮其才能，則可以盡榮華，否則雖王侯人亦咎之。消極極端之時代，忽一變而成積極放縱之時代。

既無上下貴賤之別，而都鄙土俗之差漸少懸隔。嚮者諸侯各割據其所領之地，施以其所便之政治，故比隣之人民幸與不幸殊異尤大。村里互接其壤者，苟異其領主，則恒有相疾相鬪之弊。幕府利用其情而務令諸侯比隣相牽制，使無一藩主得養其大勢力以反抗將軍之威。諸侯既分封境，而幕府不欲圖其交通之便。東海道往來最頻繁，而置箱根、荒井二關以點檢行人。富士、大井、天龍三川無梁也。京師、江戶異俗，大坂又與京師殊。僻遠之地無論矣。諸侯之交代覲於江戶府者，苟見其行列所帶之武器及諸要具，可以知其爲何家來自何地。其家士隨行者，每藩各異其言語風俗。迨明治之世，有電信、電話之備，能使遠隔之地如比隣。又有汽車、汽船之便，將百里之外約之於十步之內。其交通之自由，加以普通學之廣佈，而都鄙之殊情，土俗之差異，逐年減少。如首都有一事流行，則忽傳播全國，而東西相勻通。凡異風奇語，易觸於行旅之耳目者，漸收其跡，而普通全國之風俗自成焉。在維新之前，則家族爲社會之一原子，迨近時則各人爲一原子。昔者重秩序，而明殊別，今者喜變化，而貴平等。彼則要服從，此則許自由。凡五十年所生之差異，大要如是。其變遷自制度文

大變革之
原因

物，以至日常生活諸端，皆莫不感及焉。是在日本爲空前絕後之大變，雖在外國亦未曾見其類也。然則此大變果何來乎。國粹、洋化二主義發展爲其主要之原因是已，而洋化之效力尤多。此主義皆由歐、美諸邦之交通而生。說者曰：近時日本社會著大之變化，不過模仿外國文化，其進步只在形式，至其內質則依然如舊。說博愛倡自由者則有之，其真能尊重人權者，在今日果有如何之度。巧用機械以傳其技者則有之，而能自究學理以闡其祕者，在今日果有何物之發明。論雪窟斯瑟亞、刻鐵及評安塞羅、拉閩衣爾者則有之，而文學、美術真能爲世道人心之木鐸，今日果有何種之傑作，是則不可知耳。蓋羅馬文明非一朝所能成，日本人民雖慧不能一躍而比肩於歐、美之民也。此說似有一理而實爲淺慮。日本人民之飛躍非不踏階段而一躍至高塔數百尺之頂，其所經之路若基址堅牢之橋梁，雖逢洪水不見動蕩也。蓋日本有歷史二千五百年爲現時文化之基址。逢歐、美文化之注流如潮，雖受其指導，然能鑑別取舍之者，亦因其中有素養耳。彼有促之而我有進焉，此爲現時變遷之真相。

外國人論日本國民之特性者，或曰：日本人無明見色彩之眼。其所作之繪畫，多由描線而成，有時施以淡薄彩色，而不能寫物象之真。其所穿之衣服，多黝暗其柳條。其所居之房室，乏裝飾，亦甚荒涼。概言之，日本人不知愛形，形象配色之鮮麗壯美。其應接之態度，對話之聲調，沈鬱而無波瀾抑揚，略如平板。容貌冷淡，而表顯感情罕。是言雖然，亦不可謂能盡日本國民之特性。蓋日本人在現時之特質，有由中古以後之習俗而育成者。間亦非無使上古之特性被消磨者。輒近五十年，風俗多改。在一面，則仿外國而採用其未知之新例。在他面，則泝中古之前，而復興其遠祖之古習。考察明治之日本人者，不可徒講究其武家時代之遺風，又宜想想其遠祖，在王朝時代嘗爲典雅煉精之都人士。

武士道

武士道之一語，表示日本之特性，爲世界所周知。惟此語之意義，亦有變遷。如愛國、忠孝、武勇之念起自神代，恆爲國人固有之性質。然迨武家時代，更附加以多數要義，宛如寄生植物之漸生根於樹幹者。連年有戰亂，使人多苦艱。其間儒教則重實行，而卑空想。禪法則自觀曰：三界唯心，死生一如。此二者相合而煉成武士道。加以諸種附帶之情操。其特性，在克

已制慾，在質素勤儉。其事，在弓馬兵法。其學，在治國齊家之道。若弄戲曲小說，而耽於伎樂，則非武士所爲。泣與笑，男子不用之。哀與喜，顯於顏色爲士之所恥。不第無顯之於色，而實絕其喜憂之念。世事雖異，毫不足動其心。運在天，惟安其世之自然可矣。奢侈是衰滅之原，多財則多煩。用物者反用於物。處世之要在節己以甘於乏。此思想，在中古以後爲武士道之精神。如此使王朝之風俗漸變易，加其簡便。乳酪製造法自廢絕而食匙失用，小箸專行人。冠帽（如烏帽子）不復穿靴。直袍（直垂）截袖成肩袍（袷）婦女皆捨袴，其垂髮美且長者，遂結束以便勞動。於是服裝器玩，厭濃艷色彩。房舍亦多取苦澀枯淡之形相。日本人民好淡彩者，於中古之後始有之，若在上古，則不如是也。觀奈良春日山，老樹森森，有鹿羣居山麓，行客遊樂餌於鹿，動輒消其半日。此地嘗爲日本帝都，極昌盛也。京都，現爲古美術之淵藪，鑑賞家欲資其研鑽而集至者恆多，猶如歐洲之有意國。是地亦嘗爲日本文化之中心。古時奈良、京都，相繼而旺興。國人華美其生活，略如春花之盛榮。國人於中古之後，主意志。在上古，則主感情。其所讀之書於中古之後，以倫理及兵法爲最多。在上古則

好取詩文集蓋上古人多執筆且弄樂器未爲專操弓馬刀劍之武士近者京都都有平安神宮之建立以模擬古時禁闕之正殿其黃金鴟尾及碧瓦朱柱等色彩極濃艷蓋平安時代公卿上臈（貴婦）衣服多摸自然花色而紅紫燦爛其房舍亦與之相照應故其人之感情有光輝如燃克己制慾未爲其必須之道德也誦伊勢物語（譚記）所載業平詠「戀」之歌則欲自儼之思源氏物語（譚紀）所敘人生之波瀾則淚濕其袖其感情之熱烈嗜好之濃厚較武家時代人種若不同者日本現時之人民雖襲中古以後之風習既逢時勢之變而捨其可捨稍復歸上古之俗其求模型於外國者雖不少而再取其曾經之位置者亦居其半。

上所述者非曲解事實以斥外國文化之效惟進步之急速如日本近時不獨賴歐美之感化又因內深積素養耳過去者成現在之半日本人之特性不惟武士道爲然其謂長於武而疎於文者不知古史也日本於歐美之文化受澤雖深大然其積世有素養者亦不可沒焉。

保守派之
管見

亦保守者，往往不喜風俗之變化，欲力維持古習。偶有外人謂日本逐年失其固有之美風，以極東可愛之蓬萊洲，而模仿西邦之急，演一種狂戲，尤可惜矣。於是保守之論益得其勢。謂外人有公平之觀察已如此。徒模仿西邦，而遺忘自國特色，非愚而何。外人由局外之觀察固有公平之處。然彼等視日本以好奇之眼者居多。西人遠遊東邦，所期者在見奇異之風俗。彼等非不知日本近時之變化，然尚謂根菲爾、西波爾突所紀舊日本之風俗雖未必目睹，迨到日本只見其多似西邦，不復如所想像。乃叫曰日本漸墮落，何故捨其美風而成此內外混交之奇俗乎。外人不好東京而喜京都全爲是耳。不獨外人，日本人遊於奈良、日光等處亦恍然忘歸去。然愛之者所以記念歷史之遺蹟，若代表現時之日本者，則當別言之。外人愛玩土佐、狩野、圓山之古畫及浮世繪，而不顧明治繪畫。我輩視古畫亦非不感古人之垂模範，然日本在今後之美術，不容其株守古人筆法而終。外人以其視骨董品之心評日本美術，保守派從聽而喜之。今之時以革新爲要，保守之時代則已去矣。

今之日本爲風俗混亂之時代。明治之初，國粹、洋化二旨義相扶攜而撞破舊時弊風。掃盡

其共同之敵，而互生排擠之情。今之羣會有無視時與處之情勢，上古之風俗，復活而行於現世，且輸以遠西之文化，將其數世紀之功程，短縮集之於五十年內。此實爲混亂之時代。然試觀於日俄之戰，日本以中古之武士道，配合於近世之學術，而能獲其勝利是也。混亂爲融化之基。統一之成，不可不先經紛糾之時。日本之務在陶冶東西古今之文化，而鎔範爲一物，初則不免駁雜。然是爲變遷不得已之過程。苟過此混亂之時代，則遂有熟成之期。如在上古，日本取唐韓文物，而漸發揮特色以凌駕其先進之國。過去之歷史，是將來之擔保。現時風俗之變化，多混雜而呈奇觀。然由大體觀之，其間有急速之進步亦明矣。

社會主義

序言

欲敘社會主義在日本之歷史，不可不遡及上古治民之道，所以左右日本主權者之思想者。蓋沃土耕耘播以種子，則收穫必多。日本國情能適於社會主義之發暢與否，其關係於此主義後來之運命尤大也。如在上世日本政治未感觸支那之哲學思想，其時有縣邑部落，自發生焉。今試述其團結之梗概。

上古之社會制度

日本自上古有一種司職之民族，隸於貴族之下，定住各地，以督率勞動之徒。此司職之族稱曰伴部，稱貴族曰神（加彌），其居各地領伴部者謂之伴造（禿磨梓哥），其關山野領土地者謂之國造（窟尼梓哥，或縣主，亞加場奴希），皆卜清淨之區，崇祀氏神獻供以土宜。族長在中央政府統其主權，而任管理之務，建天社以便於威制，此爲皇室及華族之淵原。伴部子孫世襲其職（工及農），其稱部者猶言公民。貢獻以生產，供中都祭神之用，是卽士族之起原也。勤勞之徒隸於伴造者稱曰奴婢。國造之下無伴部，其所領之民皆爲

私民，以充勤勞。但其中分家人與奴婢，家人準於伴部，其餘奴婢皆稱平民。如此日本國土由部民結集而進其開墾，漸成縣邑。凡軍隊之教練，社會之組織等，皆莫不基於此。國家之所以立其基址亦實在乎此。伴部居國家及州縣之中級，主開發其產業，故中央政府尤貴重之，稱曰大寶（姁和彌場加拉）。大寶者漢譯謂之民。奴婢有勤勞者昇爲部民。土地漸開，而皇子后妃各有采地，新取其所領之民，命以部民，謂之子代部（哥希羅倍）或名代部。貴族之出爲伴造、國造者，子孫振振，逐世漸繁，各因其所職而定其姓氏。其間亦有部民昇加於有姓之班者。於是諸姓散佈郡邑，至有百姓或萬姓之稱。其所貢之物料助首都之殷富，其所養之兵勇能驅除盜賊，以保社會之靜謐。仁德天皇（西歷三百三十三年至三百九十九年）有善言曰「民富則朕富」，可見其以民爲寶之意。如此政治之主務在圖人民之福祉，加以國土之豐沃，其使生活安泰，而民口繁滋者，亦自然之勢耳。敏達天皇之時（五百八十一年）葦北國造日羅建築於朝廷，以使民悅服爲要，在令臣連二造（貴族）以至百姓皆莫不富饒，嗣卽有聖德太子之定制。孝德天皇（六百四十五年）以悅民爲

貧富懸隔
之原因

旨，其改新之詔禁臣、連、伴造、國造等每家制其民恣情以驅使之，頒佈法令，使百姓各保全其家名，定皇族以下之封戶，使部曲之民自立離於豪族，而直隸於中央政府。嗣定律令保護京師貴族，兼令各地良民（伴部）自由勉其產業。由是平民稱家人奴婢者亦浴其恩澤，而漸安其堵。

古時生貧富之懸隔者，其主要之原由在土地之兼併。苟欲圖國民全數之福祉，則以國領土地爲要，是合於社會主義。日本之土地味肥沃，使生活安泰，故貴族繁滋。將其已墾之田錄於國領之籍，賴官府而保護其資產者漸多。於是土地爲國領之法，容易實行，遂至佈郡縣之制。當是時按戶口配以公田，名曰口分田，定期而修正其班田，略似猶太人之配分土地法。然京師及各地之貴族佔領未墾之荒野、山林，貸付他人而開拓之，令租以禾稻者尚多，皆儼爲大地主。孝德帝由改新而禁之，定法令云，水陸園池之利，必當令居其地之民共享其澤。此時在各地民口尙稀，其班授公田之外，空閑地之可開拓者亦不少。惟豪族暴橫，有壟斷而妨衆民之利用者。文武天皇慶雲三年（七百六年）詔曰，近年王公諸臣多佔

土地國有
之破綻

領山澤，不耕耘而放棄之，若百姓偶採其柴草，則奪器具令勿復採，蓋朝廷賜以田一二段，則藉口其所踰踰峯窮谷，恣佔領廣闊之土耳，自今之後不允其如是。元明天皇和銅四年（七百十一年）又詔曰，親王以下貴顯豪強之家多佔山野，有妨於百姓之生業，自今嚴禁之。凡欲開墾空地者應申明國司，承太政官之處置。此可以見貴族佔領土地之盛。

如此爭競之勢，固不易制遏。其間寺院頻興，有捐以已墾之田者。由是國領土地之法亦破。元正天皇養老六年（七百二十二年）發詔令開墾土地一百萬町，期其速成。聖武天皇天平十五年（七百四十三年）始有私領田土之法，自親王、諸王、諸臣以至郡司，各定其私領之數，允其傳於子孫。稱德天皇天平神護元年（七百六十五年）藤原永手爲大臣，再禁墾田之私領。光仁、桓武二朝數申其令。然貴族及社寺所領之莊田（墾田）已多，而百姓衰憊無生氣。惟各地豪族與貴族僧侶相合共分田園之利。既而漸生武家。中有名門（日本稱諸侯曰大名其所由在乎此），又有家人（家隸），遂馴致封建之勢。經鎌倉時代（第十二、三世紀）及足利時代（第十四、五世紀）以至德川時代。約言之貴族繁滋

而轉退。於是各地士族代之而佔領土地，固爲社會進化不得已之情勢也。日本之封建領土地者，士族與平民相親和，如互爲家族，稱曰家子郎黨。士族防禦盜賊及由外之侵害，以保護平民之作業。此美風不可不特知之。

試以日本之封建制度與歐洲之封建制度比較之，則見其有徑庭。在歐洲諸侯不僅領其土地，又領其附屬之農奴，故贈賜土地者，將其農奴亦自由贈賜之。在日本則不然。自大化之後，有國領土地之法，嚴禁墾田之私領。如實佔其利者，亦不容其如在歐洲之自由。德川時代雖見其封建之大成，然諸侯之權力只在政治之宰理，其實非世襲。曰將軍，曰諸侯，各有所帶之官職，其政權則由天皇所依托。迄第三代將軍家光之時，諸侯無可繼之男子，則其家斷絕。後有養嗣之制，惟諸侯無嗣而死者，祕其喪，乃定其嗣，而請幕府允許，待其見允而後發喪。如是者，苟欲使領域安堵，則奏請天皇，而繼先主之位階。不獨諸侯爲然。將軍之繼嗣，亦請天皇允許。由是觀之，彼等職務，止於一代，可以知矣。

德川時代之前，政府常有抑制富豪以保衆民福祉之風。天皇發給旨令，金穀之貸借久不

還債者皆破棄其約券，稱曰德政。足利時代數有騷亂，謂之德政一揆。其末遂至以富家向貧家強行其債權爲背德之事。是風氣漸澆，潤上下之間。豐臣秀吉視貸金之業以爲姦惡之徒，或加以刑法。此時借金者作證券曰：若不能償此債，則我等非人，或曰假令被嘲笑於羣衆中，亦無辭以辯之。德川時代之初，尙有是風。人皆謂訴訟莫若妥商（內濟和談）之善。寬政初年（一千七百九十年）松平定信輔將軍家齊，濟理凶饑之餘弊，凡債之逾六年者，皆令棄其券。其在五年之內者，由貸金處貸官金令償私債，其所貸之官金，不徵利子。諸侯仿是例者亦多，謂之截債（借金「巴達利」）。家齊好奢侈，諸侯財政困乏，或至破產。家慶襲將軍之職，水野越前守輔翼之，下令禁奢侈，閉鎖戲院、妓樓等，勒制音樂。此時以金錢貸借而起訴訟者不聽辦之，以令人勿貪金利。歐洲諸邦自古有論高利貸銀之弊者，惟其勒制如何未嘗有得其實行之法者也。日本起自奈良朝之時，常令富家勿貪金穀之利。其法之得失姑不論之，惟政府保護貧弱之民，不徒注意於此，又倡以德政而解其負債之苦艱，可謂有奇功於社會。

土地併有
之禁止

明治維新
之影響

幕府既嚴肅其紀綱，於是諸藩亦皆禁奢侈以保護衆民。如某藩起自天保九年（一千八百三十八年）期十年令各地主向租耕小民寬假其租料（小作料）所謂寬假者實則勿徵收也。如此待期已畢，復令寬假十年，又復令寬假十年，合算之至寬假三十年，使大地主漸致疲弊，乃自行耕種，與租耕之民無所選。是法要在禁土地之兼併。由是租耕之小民將其所耕之田圃令歸其領有也。此時藩主制定法律，令農家耕種之地每一家不逾五町步（一町謂三千步）蓋平均一家有五口，則田圃五町步，足以資其生養。由是觀之，日本歷史允認國領土地之說亦可以知矣。

維新之改革，於國領土地主義反致其毀損。政府發行地券，付之於地主，以爲其領有之證，此確定其私領土地之例也。嗣後經年已久，至生大地主。如維新改革之初，國民思想主向政治一端，雖未至有「社會」之論，然板垣退助氏等以自由爲主義，而運動於政界，使人權之觀念漸發暢焉。「勞役」之說（勞動問題）在日本爲社會主義興起之先驅，今卽不能無敍「勞役論」之大要。

政治家之
勞動問題

明治十三年十月有自由黨之組成，以板垣氏爲其首領。其政綱有「社會改良」一語，可知國民思想稍向「社會」之題目。自由黨領袖有大井憲太郎氏，明治十七、八年發行「亞梓嗎新聞」，專憂貧民，而盛吐其氣燄。二十一年肥前高島炭坑有虐待坑夫之案。翌年西人在橫濱之製茶工場有屏拒職工之案。自是人人漸注意於「勞動」之說。二十五年十一月大井憲太郎氏等憤慨於自由黨之墮落，新組成東洋自由黨，其政綱有一節云「整理財政，察國家經濟所適，而圖民力之休養（尤保護貧民勞工）」先是大井氏發行週刊雜誌「新東洋」，論保護貧民勞工之策，或繙譯倍拉米之社會小說「回顧」而錄載之。迨組成東洋自由黨別設日本勞動協會，及期成普通選舉同盟會，皆置之於該黨理務處，以致力於「勞役」之說，兼考查租耕（小作）條例之要目。

資本家之
勞動問題

不獨政論家致力於勞工諸端，資本家亦有以勞工爲憂者，如秀英舍長故佐久間貞一氏是也。明治十七年之比，有人圖興活版工結會者，佐久間氏贊成之，貸以諸種之援助。其結會雖不成，嗣後苟有圖興勞工結會者，佐久間氏不惜盡力焉。人評曰：是人爲日本之羅巴

禿阿圓，亦非過當之言也。

二十二年小澤辨藏氏等與鐵工結會，名曰同盟進工會（同盟進工組）。其宗旨在蓄積備存銀（積立金）用以爲公同資本，因而開辦工場。是會經數年而解散。

勞動結合期成會之新興，有振作新氣運之功。繹是會之起原，明治二十三年仲夏，城常太郎、高野房太郎、澤田半之助等在美國桑港與同志七八輩，講究歐美諸邦之勞動諸議，組成一團體，期其異日充日本之用。迨經七年多還日本，明治三十年四月澤田、城二氏於東京結成職工義友會。此時高野氏在橫濱爲英字新聞記者，聞義友會之結成卽到東京，自任爲其運動員。片山潛氏宣傳社會主義，亦加盟於此運動。高野氏得佐久間貞一、島田三郎、松村介石等諸氏之贊助，六月二十五日於神田青年會館始開勞動演說會，聽衆約一千二百名，其逕入義友會者四十七名，未幾而增至七十一名。七月五日舉行「勞動結合期成會」之開始式。其後會員加增甚速，迨十二月一日會員中有鐵工一千八百八十四人，新興鐵工結會於神田青年會館，舉行其發會式。是日片山潛氏始刊行雜誌「勞動世界」。

蓋片山氏之有貢獻於勞工界非一日也。嗣後鐵工結會發暢殊著，明治三十三年其會員達五千四百有餘名之多。

大運動會
之禁止

三十一年勞動結合期成會期其四月三日擬開大運動會。其告白云皆集於永樂坊曠原，入自吳服橋，整列而上野公園開會。先期二日警視廳喚召該會幹事傳以禁遏之嚴命。蓋思勞工集會數千，運動示威，有害於治安耳。三十四年二六新報社爲主倡，期四月三日開日本勞工懇親會，以向島在白髭前之廣地爲其開會之地。此時買入場券者頗多，據二六社之聲言達十二萬云。以其半算之，勞工六萬，將集至向島。警視廳諭二六社欲令自棄其企圖，二六社不聽。於是警視廳下令曰集會不可逾五千人，曰不可供以酒類，曰不可有激厲之行爲，曰不可令會衆攜帶棍棒等。各工場主盡力令勞工勿加是會者亦多。迨開會進至會場者於上午七點時已超五千。已開公會，混騷異常，凡屋舍在會場地者盡見破毀。翌年二六新報社再擬開勞工懇親會，惟警視廳藉口於上年之騷擾而不允之。如此勞工運動之蹉跌可嘆矣。

結會盛大者除鐵工結會外有日本鐵道公司機關伎士（機關手）所結成之矯正會。明治三十一年二月初旬有人以祕密印行品配佈於機關伎士之間。其中說公司待遇彼徒之極薄，勸令相結合，迫公司求增俸。其法非公然結合，各將無名之書送呈董事，蓋公然要求增俸則恐被逐斥，故取此安全之法也。機關伎士等競以無名之書送付董事求增俸，於是公司遣其課長松本某至東北之地探知其首謀，而解其雇傭，謂是足以鎮壓勞工之祕密運動，特不知其姑息無鎮撫之效。是月二十四、五日，各地之機關伎士以福島爲中心，自上野、宇都宮、黑磯、仙臺，以至青森、尻內、一關，用電報通氣脈，而同盟罷工四百有餘名。公司董事甚狼狽，乃遣課長足立某至東北之地，聽伎士要求，而僅得鎮撫之。四月五日機關伎士等組成矯正會，以爲自衛之計，如曩被逐斥者亦皆復其職。明治三十二年之初是會有會員一千，其備存金約一萬圓，迨其年末增至二萬圓。凡會員者每月節其一日之勞銀繳納之，充會資。會員中若有疾病死亡等則給發其資而扶助之。是會之中有禁酒會員甚多。其曩時以祕密運動之首謀由公司被逐斥者共十名，其中五名爲基督教徒。明治三十一

年末興禁酒會，嗣後矯正會員多加於禁酒會，遂至有禁酒會員二百名。如此鞏固有規律之結會，不徒利於勞工，又有用於社會。然資本家以猜忌恐怖之心而視之，亦不可免焉。公
司不憚此結會，遂借警察之力至令其解散，可謂勞工運動受迫害。

工場法案
如此勞工自知爲政府所不能容。明治二十九年末，以諸要端諮農商工高等會議。其中有
一目如下。

日本工業漸發暢，而製作由各家者漸變而賴工場，迄今制定法令圓滑其工場主與職
工之關係，以平持其資本與勞力之權衡，以圖其互交永遠之利益，以防遏紛擾於未然
之際，頗爲緊要。敢問其制法之區域、程度及方法。

政府委員中之中有切望工場法之制定者。惟農商工高等會議爲事所阻，設繼續委員令
審查之。三十一年夏政府編成工場法案，可提付帝國議會者，先移付全國各商業會議處
徵其意見。此時資本家多反對之。惟農工商高等會議稍加修正，而准決其案。然政府不遂
提付之於議會，以至今日，可謂奇矣。

勞工運動已流行，而有講究社會主義者亦自然之勢也。先是明治二十三年十月三宅雄次郎、片山潛、佐久間貞一、樽井藤吉，及單稅論者加爾斯禿等，興社會諸端講究會（社會問題研究會），講究社會之實情及學理。三十一、二年之比，有公羣政法學會（社會政策學會）之興起。其會員有出於帝國大學者頗多，如金井延、桑田熊藏二氏，爲其首腦。其宗旨云「維持經濟現由私有之組織而不踰其範域，惟藉個人之活動及國家之權力，而防其階級之軋轢，以圖社會之調勻。」

講究勞動諸事及羣會諸端者，遂至識社會主義亦自然之勢也。日本之始倡社會主義者爲樽井藤吉氏。明治十五年樽井氏在長崎欲結社會黨而蹉跌不遂成。其後與稻垣示氏等相謀亦無成效而解散焉。社會主義之運動只在近時。

團體以講究公羣旨義爲目的者始於社會主義研究會。是會之興起在明治三十一年之秋，以芝區「油尼鐵利安」協會爲其會場。其主旨在考究社會主義之原理，及其應用於日本之得失如何。會長則村井知至氏，幹事則豐崎善之助氏，會員中有高木正義、河上清、

岸本能武太、片山潛、佐治實然、幸德傳次郎、金子喜一等諸氏。會員於例會交講演，祖述散西夢、芙利爺、布盧頓、馬窟斯等之社會主義，有時捉實題而討論之。如此講究二年而會員中有信奉社會主義者，又有反對者。三十三年末改稱社會主義協會，其會員專取其主持社會主義者，使其不同主義者皆退會，而始取活動之姿勢。惟是協會有會員僅三四十名，未足活動於政治界。

社會民主黨

三十四年春突然有社會民主黨之興起，逕被禁遏。嚮者日本鐵道公司之勞工興矯正會，一時有旭日冲天之勢，倘有政黨以勞工爲伴侶，則彼輩將舉全會加入之。於是主持社會主義者乃知其時機之至。四月某日片山潛、幸德傳次郎、木下尙江、河上清、西川光二郎、安部磯雄六士，集會於日本橋區本石街勞工結合期成同盟會之理務處，決計而定其創始一政黨之議。五月二十日社會民主黨之宣言書發表，其理想之要綱有數端。（一）擴張人類同胞之旨義，（二）求萬國平和，先欲全廢軍備，（三）全廢階級制度，（四）以土地及資本爲共同之領有，（五）以交通機關如鐵路、船舶等爲共同之領有，（六）令財

富配分公平，（七）令政權平等，（八）令人民受平等教育，而國家全負擔其教育費。結黨者固知其實行之不易，故究社會一切之題目而定綱領二十八條，期實行其運動。此時政府爲伊藤內閣，末松謙澄氏爲內務大臣。社會民主黨發表其宣言書之日，片山、木下二氏爲警視廳所召喚，而新政黨被解散焉。已印刷之宣言書皆被收沒，萬朝報、每日新聞及他二報紙錄載此宣言書者皆禁其發賣，且處以罰項二十圓。伊藤內閣已解其職，而有桂內閣樹立，此時主持社會主義者再結日本平民黨，而申報之內務大臣內海忠勝氏亦逕下命禁遏之。

社會民主黨既已鎮壓，而主持社會主義者暫斷其運動於政治界之念，執其教育及傳道之法。明治三十五年無一事而經過焉。翌年日俄之間交涉漸切迫，此時在萬朝報社鼓吹社會之思想者，有幸德、堺二氏，任基督教之宣傳者有內村鑑三氏，皆倡絕對非戰論。與社僚議不相合，十月十日聯袂去朝報社。於是幸德、堺二氏圖興一週刊新聞，而西川光二郎、石川三四郎二氏亦輔助之。十一月十五日發行平民新聞第一號。是新聞主倡非戰論，三

萬國社會
黨大會

十七年二月十日雖聞旅順海戰，而尚不收其鋒鏑，數開演說會而表述其所信。主持社會主義者以爭戰爲非理，其主要之點謂爭戰之局無論勝敗常增勞工之痛苦。彼等極力防爭戰於未萌之前，而不及焉。已開戰後同年八月偶有萬國社會黨之大會，關於亞姆斯鐵爾達姆府。日本之主持此主義者，乃訴該大會曰「日俄之戰不過二國政府代表資本家者之行動，至其勞工則不能不受大損害，故吾人在日本主持社會主義者，要求萬國主持公羣旨義者，此八月將開於亞姆府之大會當決定一議，令各員督勵其國政府盡力以圖戰務之速結。」此時片山潛氏遊歷歐、美諸邦，而自列此大會。大會起自八月十四日至二十日，推蘭國繙哥爾氏爲會長，俄國李列加挪夫氏及日本片山氏各爲副會長。開會之劈頭會長先演說，次則兩副會長，代表日、俄二國之社會黨，並立於演壇，握手而交權，各向聽衆而述單簡之禮辭。是會由法國代議員之提倡，准決下記之一議，滿堂無異論。蓋應日本主持社會主義者之要求也。

決議案

俄國之專制政治現爲爭戰所衝擊，其間日俄二國之平民爲政府及資本家制度之犧

性，多被虐殺，吾人爲社會黨者向彼二國平民而謹表敬意，又欲藉各地社會黨之力盡各種方法，而反拒此爭戰之延蔓及永續。

日本政府於社會主義雖示宏量，然主此主義者當酣戰之時尙倡非戰論，無所忌憚，使政府不能不問焉。平民新聞第二十號有社說，題曰「嗚呼增稅」，發表其駁增稅之意思。於是堺氏以其發行兼編輯人受刑罰。明治三十七年十一月六日發行平民新聞第五十二號，其中有論文數篇，曰「告小學教師」，曰「所謂愛國者之狼狽」，曰「教育家戰時態度」。政府視是等論文以爲有害於治安，乃禁其發賣，且訴告東京地方裁判所令問其發行人及編輯人之罪。

十一月十三日平民新聞欲祝其發行已一閱年，繙譯嗎爾窟斯及圓刻爾斯所撰之「公產黨宣言書」而錄載之，且擬開園遊會於瀧川之地，使同旨義者伴妻子而集焉。政府先期一夜下命於會主，而禁其園遊會，且令勿發賣其錄載「公產黨宣言書」之平民新聞。蓋恐園遊會爲祕密結會之豫備耳。此時設使各地主持社會主義者皆得會同，則其數當

傳道旅行

達五六百之多云。平民新聞錄載「公產黨宣言書」而政府推想其以代秘密結社之宣言，乃加以禁遏。自是主持社會主義者益活動，始使人識認社會主義之存在日本。

當是時主持公羣旨義者，以平民新聞爲中心，盡力而圖其主義之廣佈。小冊子敘述社會主義，已見印行者數十種。乃有傳道行商隊將是等書籍積載於車輛，巡遊東京附隣及東北諸地而販賣之。如其一隊費數十日經過東海道及中國（陰、陽二道）而至九州。其間有學生利用夏、冬休暇之時，出任行商之勞者。以東京觀之，市中各處時時開演說會，或配佈以印行品，勉圖主義之廣行。凡社會主義演說會較他各種演說會得聽衆尤多。政府於公羣旨義演說會亦恆加以威制。

政府之大壓迫

十一月十六日政府命社會主義協會使解散。是會起自明治三十年常爲社會主義運動之急先鋒，至此解其結合。十九日西川光二郎、幸德傳次郎二氏，以平民新聞第五十二號所載論文之故受罰，且據其判決全禁平民新聞之發行。收沒印刷器械一臺。故平民新聞以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所發行爲其終號。先是主持社會主義者欲別興週刊新聞，

而申報警視廳，不得其允准，更申請內務省，亦不能貫其目的。於是改月刊雜誌「直言」爲週刊新聞，由平民社而發行之。此可想見政府威制之辛辣。

幸德、西川二氏投於巢鴨監獄，在明治三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後閱數月，二氏出獄，見日俄之戰已熄，而民衆再謳歌泰平。此時平民社漸傾衰，復無往日之元氣。三十八年十月九日平民社自解散，自是之後，社會主義之運動雖不振，亦非阻止也。一派之主持此主義者欲以宣傳基督教徒，而組成一團體，決計發行雜誌「新紀元」，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發行其第一號。石川三四郎氏任其編輯，木下尙江、安部磯雄二氏輔助之。西川光二郎氏發行雜誌「光」，紹「直言」之殘緒。堺氏則發行雜誌「社會主義研究」。於是社會主義之運動再主教育傳道。西園寺內閣於社會主義稍示以寬洪之襟度，其間有二種政黨新見組成焉。明治三十八年八月山路彌吉、斯波貞吉、山根吾一、中村太八郎諸氏始組成國家社會黨。其宣言曰，日本在古時之皇室稍有實行社會主義之處，日本國民宜賴皇室之力以抑制富豪之專橫。三十九年二月，一派之屬舊平民社者組成日本社會黨，其評議員

有片山潛、堺利彥、西川光二郎諸氏。此黨不頒佈宣言書，其黨則第一條云循國法之範圍，而主張社會主義。

國家社會黨及日本社會黨有黨員未甚多。然逢時事所要，則或發表其意思，或運動盡其力。如明治三十九年春電車在東京市者欲增率，二黨即活動尤厲其波瀾之激昂，使增率之議一時消息。是歲夏電車公司經內務省允許增價，較舊率多一錢。此時市民反抗是事者頗多。如日本社會黨欲令公司陷苦境，佈檄而作非乘車同盟起自增率之日戒勿乘電車，共三日。如是人心沸騰，故公司停息其夜中營業。會霖雨蕭條，連日不霽，使市民反抗之氣勢致頓挫，而日本社會黨之拒制亦不能奏其功。

書籍之有關於社會主義及社會諸端者，不遑枚舉。其發行在明治三十四年之前者，有

「現時之社會主義」（二十六年民友社）、「日本現時之社會問題」（三十年田嶋錦治）、「勞動保護論」（三十年河上清）、「勞工之規箴」（三十年鈴木純一郎）、「社會主義」（三十二年村井知至）、「近世社會主義」（三十年福井準造）、「資

本與勞動之調和」(三十二年豐原又男)、「單稅經濟學」(三十三年加爾斯禿遺稿)、「近世社會主義評論」(三十三年久松義典)、「社會問題解釋法」(三十四年安部磯雄)等。其後矢野文雄氏著「新社會」,幸德氏編「社會主義真髓」。若小說之據社會主義者有「火柱」、「良人自白」等,係木下尚江氏所著。其餘平民社所發行之小冊子則不可枚舉。是等諸書鼓吹公羣之思想皆有其效。

近年公羣之思想漸傳播於日本,學者及政治家講究其旨義益多,而學生覺其趣味亦不少。徒觀社會黨員之數以判斷其在日本之勢力,則未必無誤謬。蓋社會之思想滔滔流佈於日本各階級間,惟其關於政治之運動微微不振者,因選舉權之限制甚狹隘,使多數主持社會主義者,未能多選國會議員也。渠輩常倡普通選舉非無其理。選舉權苟見擴張,則渠輩將成有力之政黨。良田必有多收穫之時,徵之於歷史,略可知其必至之勢。

日本人之體格

東西人種
身長之比
較

日本
人與
清韓
人之
比較

日本人軀幹雖矮小，爲強質人種。男子體長平均百六十糎（卽五英尺三英寸有半），女子平均百四十七糎（卽四英尺十英寸有半）。故日本人較歐洲最小人種南部意國及匈牙利人之體長均數，稍低約一英寸。但意國中有二州其人更小於日本人。朝鮮及清國近接日本，而其人皆不如日本人之矮小。如朝鮮人體長平均百六十四糎（卽五英尺五英寸及四分之三），北部清國人則百六十八糎（卽五英尺七英寸）。三國民雖異其體長，共居東部亞細亞，以本質論之，實同其人種。謂日本人與清、韓二國不同其人種者，徒視其服裝理髮等外飾而臆斷之耳。若三國人均短其髮而易服，則未易遽判別其甲乙，恆使人同一視之。苟剖解其軀體，亦可以證其爲同一人種。即使有所差，亦不如北部歐洲人與南部歐洲人之殊異。

亞洲黃人種中有細別如他人種無所異。三國人表示其細別，各異其比數，體長以至形性

諸點，顯其區別者固多。今舉其主要之區別如下。

北部人種又曰滿韓型，在支那北部及朝鮮尤佔優勢。而日本上流人士屬是族者亦不少。是種族之特質，優雅而細秀，體幹略高，面長而頰少突出，眼稍斜開，鼻高而曲，上齒甚大，頤有凹窪，頸細長，胸狹長，胴長而四肢細，恆具長指，顏面及軀體毛髮稀少。是族在日本者以出雲爲分佈中心。出雲在西北海岸距朝鮮尤近。據古事記及日本紀所錄，神武天皇肇國之前，出雲卽爲殷富之邦。

一種族面平廣，頰骨聳立，眼斜而鼻稍平，口甚大者，稱曰蒙古型。日本有是種族不甚多，僅見於下流賤民之中耳。蓋滿韓族經年漸久，而漸有蒙古族，混入其中也。

在日本之
馬來種族

在日本之
蒙古種族

在日本之
滿韓種族

黃人種中在日本佔優勢者爲馬來族。是種族多住於亞細亞大陸東海岸，印度支那半島（緬甸、暹羅、交趾支那、安南、東京）及附近羣島等支那。南部及朝鮮西南部亦有是族。其在日本者體格雖小，姿勢整齊，軀幹若方形，顏圓或方，頰骨秀凸，眼大而平，鼻低，上顎及齒向前突出，頤小，頸短，胸寬而豐，脚短，手纖小。蓋九州之南有海潮暖流，稱曰黑潮，向東北流。

鬻奴

過本州南面。朝鮮之東有寒流，來自北海，抵對馬海峽。別有黑潮支流自九州之北，向東北流過本州西北面。今考滿、韓族與馬來族分布之域，各有循潮流而向之跡。一則起自出雲，向東而漸布蔓。一則起自九州，漸布蔓於本州南面也。

暹羅人、東京人（印度支那）、菲律賓人，皆酷似日本人。其所異者皮膚色黑而已。此可知其本出於同一始祖。

熊襲華人

日本人種除其肖清、韓二國人者外，尚有特殊血族，名曰鬻奴。鬻奴種族往昔遍布於日本全土。今則偏在北海道（蝦夷）及附近諸嶋，其數僅一萬七千人。且今之日本民族遺留其痕跡極輕微，尤可怪異。然北部諸州人之具鬻奴特質者尚不少。純粹鬻奴之特質主要者有數端，體壯軀矮，密毛秀額，鼻直，眼圓窪，睫毛長開若射，顏面及軀體髮毛叢生，稍似歐洲人。往時九州南部有一種族稱曰熊襲，或曰隻人。今觀於薩摩人及琉球人之間，多有密毛美髯之人，面貌頗似歐洲人，焉知其非鬻奴之血族乎。

諸種族混合而成日本民族，其間經歷幾何星霜固不易知。距今八百有餘年之前源義家

種族融合

征安部貞任，嗣後東北諸州復無殊族跳梁之跡。日本歷史可徵種族之爭競者以此一戰爲終末。予可得言者只是而已。純粹變奴，現爲世界珍奇之種族，而所存者已少未一世而遂消滅，至使世界全失此奇種族，亦略不容疑。

日本人之
體力及精
力

日本人之體力及堅忍力爲西邦人所未及知。蓋歐人意謂體力之強弱與形體之大小有正比例。且近二三十年日本人遊行外國者，軀體纖細虛弱，未足以動歐人之思也。然軀體孱弱非人種之資質，只爲一時之顯象。古時日本戰國之世，其武士所用之甲冑武器傳至今世者皆大而重，可徵其體力之強。德川幕府之時久無內憂外患，人樂於昌平，文弱浮華自成風氣，武士不復知兵戰之勞。美國提督柏理航至浦賀，雖破其夢，嗣有明治維新之變革，人人銳意講究學術，消耗體力而開發精神，晝夜勉勵，甘粗食而不敢安眠，其出而留學外國者，業已竭其精力之半，乃見其軀體不強健固勿論耳。歐人視之以爲日本人普通之形質，固謬矣。日本人服勞役者體質極強健，雖逢苦熱嚴寒，猶操業自若。是歐人常畏天候變化者，夢想所不及也。

上流士人已覺文弱之弊，而諸種遊戲流行，如小學堂亦課以兵式體操。日本人受教育者之體格，因體操而得改良，是予三十年之經驗所能證言也。

距今數年前擴張軍備之際，有懷杞憂者曰：徵兵驗丁之成績有表白國民衰頹之勢。蓋不知其採丁之準，前後不同也。最近十年編入兵籍者共三百萬人。審查核其體格，則見其體長及胸寬，於十年之間改良頗顯著。體長之增進徵之於上流士人亦略明矣。子女之長大勝於兩親，其例尤多。日俄之戰日本人能健鬪不足證其體質之強乎。

軀體諸部之比準亦有特徵。如日本人頭部與體長之比，不如歐人之小。日本人之頭部較歐人殊長。歐人頭部不及於體長七分之一。英國人棲息於北美東部諸州（紐英克蘭）者大率為八分之一，尤小者不達八分之一。概言之軀幹矮小者頭部與體長之比反大，略如反比例。然日本人與歐洲人頭部大小不等者，非獨此一事所能釋明，必有主要原由基於人種之殊別。日本婦人之結髮一見其頭部若甚大者。如半洋風束髮流行於妙齡婦女之間者特然矣。短小婦人裝以大形束髮，則見其體愈矮也。

脚與軀之
比較

日本人之脚較胴部殊短，是亦爲其特色。日本人與外國人均倚椅子，不必見其差異，迨起立則長短參差而不相及，蓋因歐洲人有長脚也。（歐洲人脚部之長大率超於體長二分之一，日本人則約二分之一，或更短。）或謂歐洲人常倚椅子，日本人則起坐屈折腰部，是所以使其脚有長短之差也。此說不必然。日本車夫以疾走爲務，工匠直立執其業者亦多，而其脚與坐業者略無所異也。要之脚部之長短多因於人種根原之殊別，而軀體之長短與頭部之大小有反比例。如北歐人種又曰條頓人種（奄克羅薩基遜人、北部德國人、瑞典人、丹麥人），軀高脚長而頭小。中歐人種又曰亞爾琶音人種，軀低脚短，頭大頸短，稍近似蒙古人種。蓋中歐族與蒙古族古時所聯絡，亦未可知也。

軀體與氣
候之關係

以同一人種觀之，氣候及民羣情形，恆有關涉於軀體發暢之度。概言之，乾燥且寒冷之氣候，使人之形體細且長。如英、德二國人住北地者，體幹長於其在南地者，而蘇格蘭人長於英蘭人，瑞士人亦長於德國人是也。北部支那人及滿洲人較南部支那人亦有長幹。日本氣候之乾燥且寒冷在仙臺之北者，其人軀幹秀高勝於西南諸州之民。美國北部（紐英

軀體與處
世衛生諸
情衛生之
繫形之關

日本人軀
體之發暢

克蘭）諸州氣候寒冷且乾燥處，多有英國人、愛蘭人、德國人等移住者，其子孫平均體幹長於父祖，而羸瘠，且見其高幹而長脚。澳洲氣候頗乾燥處，亦有類似之例。此可知脚之長短非必因坐法之如何。

處世及衛生諸情形亦有影響於人之軀體。上流人士之軀幹較高於下流人士，各國所同，而其差異始於幼少之時。如在東京華族學校之男女學生，較他中學堂之學生殊有秀高軀幹。西邦富家之未成年者，比貧家之成年者反為秀高，有差至二英寸者。位地高而益富，則子女體量亦愈富厚。家門已富後，其所生之子女較其貧時所生體幹殊秀，強健而豐圓，面貌亦自優雅。猶太人住倫敦西街者富累鉅萬，其在東街者窮貧可憫，而西街猶太人體幹高於東街猶太人約三英寸。今知其富者於一代之前亦皆為其赤貧之徒，則富資有影響於人之體幹可以見矣。如此體幹之增長亦只見之於脚部耳。

日本之下流人士於維新之後生活情形漸改良，而軀體自增其發暢之勢。上流人士改其閑居房中之舊習而盛行戶外遊戲，且其生活情形漸進步而合於衛生之旨，亦利其軀體

之發暢。如壯丁服役三年，皆莫不得其體長，胸寬，體重之增益。於入營初一年之間其增益尤著。是可知其生活情形之適於丁勇軀體。謂日本人之短腳因其居常跪坐者，予不取之，然觀於兵丁軀幹之增長，亦可知其稍有所關繫焉。

人種之特質恆在面貌。日本人之面貌特異者有二點，一曰眼，二曰頰骨秀凸。

面貌之特
實眼

視覺器官，以眼球爲主要。日本人與歐洲人所具之眼球全相同。惟所異者在眼窩及眼周之皮膚。日本人之眼窩較小而淺，其接額之緣邊與額之表皮共成平面，不如西人深窪之眼。由側面觀之額與上唇略作一直線。

眼瞼所成之姿態於歐洲族與蒙古族之間其差尤顯著。歐人開眼略若水平，蒙古族則外眦稍揚，而斜傾者居多。蒙古族之目角尙有特徵。蓋上瞼具褶襞，名曰蒙古人瞼褶。褶有深淺之差，間或掩蔽上瞼全緣，使睫毛隱而不見，內眦恆被上瞼褶及下瞼端所包。其包覆之度亦深淺不同，若褶緣稍斜向上則見外眦迥高於內眦。上下兩瞼之相開距頗狹，當笑時略若闔目之狀。

睫毛

日本人之睫毛較歐洲人短且疎，其在上瞼者爲褶所蔽，其短益甚。以睫毛觀察人種出於予之創見。如歐洲人上瞼與下瞼睫毛之杪端，互相遠離。日本人則毛杪相近，間亦有上下相交錯者，使人疑其有妨於視力。

頰骨

日本人之頰骨大而聳高，顏面如廣平。頰骨豐隆，多見於下流人士，則日本亦如他邦。日本下流人士頰骨豐隆尤顯著，其顏面於頰骨處最廣闊，上部與下部則漸狹，甚者使貌有稜角。惟上流人士顏面狹而引長，頰骨不甚聳高。

鬚髯

鬚髯生顏面者亦異其配列之狀。歐洲人耳至鼻孔之間，劃以一線，則顏面在其線下皆爲鬚毛所蔽。東部亞細亞人種上唇有厚髯，下唇中部有鬚毛小簇，頤有鬚毛大簇，兩頰近耳處各有髯毛一簇，其餘則或無生毛，或生疎毛。歐人之鬚髮恆易卷縮，日本人之毛則伸直不卷。近年日本人蓄鬚髯者漸多，若在四五十年之前則極罕。

國語畧史

國語系統總論

自國語之
崇敬

自古各國有習情，謂其國語爲優秀完善，而外國語爲下劣不具。日本亦同於此例。如國學家以日本國語爲神傳之靈語，尊敬之，稱揚之，謂萬國無比類，師弟相紹以至今世。元和偃武之後，漢學大興，儒道盛行，而講究日本特殊之典籍，亦漸覺其須要，盡力推獎國學。於是人謂國語可崇敬，不足怪焉。然國語之講究與其愛育自異其道，不宜混同之。

外人之日
本國語論

日本國語與他國語之關繫，初無講究之者。迨明治時代，西邦文化之傳布，漸促其講究之開始。明治十九年九月，帝國大學設博言學科，以便其講究。先是外國人有講究之者，如窟拉孛羅禿（西歷一千八百二十年）謂日本語屬於「烏拉爾亞爾泰」語族。波拉（一千八百五十七年）謂其與北部薩模埃突語類似殊多，而說明稍具其體。加倍廉梓之說謂日本語與滿洲語互有類似之處。亞斯屯則講究日、韓二國語而比較之。明治三十九年

二月俄人玻梓突尼衣芙於華族會館演說曰，蒙古語與日本語有親族之關繫，其全相符合者在後置詞之用。羅威爾著書論日本語與緬甸語之關繫。近時有說印度日耳曼語與日本語之關繫系統者。雖有異說，以今日視之，其謂「烏拉爾亞爾泰」語之系統者尤有勢力焉。然疑此說者亦不少。蓋其間有虛隙，使其主他說者敢論難也。諸學士攻究印度日耳曼語族者審覈尤勉，而遂得其證徵。今之謂日本語屬「烏拉爾亞爾泰」語族者，未經精細如此之講究也。要之日本語之系統如何，尙須於精細之考查。

第一章 上古至平安朝末葉

日本最古之國語如何，此涉於系統之論，而未得其所歸決。惟日本語與附隣諸邦之語言，如韓語、支那語、梵語、變奴語等，於根底有親族之關繫與否，日本語已成獨立國語，至平安朝之末受外國語之影響其程度如何，其變遷發暢又如何，此不可不論及焉。在此時代，外國語之有影響於日本語者，莫若支那語。日本與支那交通，有漢字及漢書輸進焉，既而有片假字、平假字由漢字脫化。於是漢語混入於國語中，滔滔而不知其所底止。是曰吸收支

那文明時代。

其一 日本語與韓語之關繫

與韓語之
關繫

說日本語與韓語於根本有類似之點者其人雖未多，而其學說迨近時漸有勢力。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亞斯屯以一論文載於英國之亞細亞協會雜誌，題曰「日、韓兩語之比較講究。」蓋兩國語之講究比較，實始乎此也。近年日本諸學士講究此學者漸多，不徒以說語學而涉及歷史法制諸端，謂此兩國語之類似者頗盛。

同根之真
偽

試察日、韓兩國語之音韻組織、單語、語形等，未見有同根之關繫。故有疑其非同系統者。假使其同系統則兩語自何時，有何故，由何徑路，互相隔離如此，未有能明答此問者也。徵之於史乘，雄略七年（西歷四百六十三年）置譯官。白鳳九年（六百八十年）新羅遣使來朝，學言者三人隨此而至。天平寶字五年（七百六十一年）美濃、武藏二州因歸化之新羅人漸增加成村落，選拔此二州之少年二十人，使學新羅語。弘仁四年（八百十三年）對馬置新羅語學生。由是觀之，兩國語雖有類似，非遡有史之前，則未可知其同源同根。惟

憾太古無可信之典據。

彼我之交
通

日本與韓國交通頗古，據古傳素盞鳴尊來往於韓國略無疑焉。按書紀崇神十一年（西歷紀元前八十七年）異俗多歸。十二年（紀元前八十六年）異俗重譯來，海外既歸化，（黑川真賴氏曰異俗謂韓國）六十五年（紀元前三十三年）任那國遣蘇那曷叱知令朝貢。自是之後二國交通不絕。此可知二國語言自有交涉焉。二國語同其根原與否未可遽知，惟後世互有親密之關繫則甚明。

神代文字

以文字言之，漢字未傳入日本之前，日本夙有特殊之文字與否，所謂神代文字者真爲會存之字乎。此論有關繫於韓國文字者不爲淺。

所謂神代文字者其書體不一，而諸家異其說，各據其所信，主持其會存。阿毘留文字（日文傳稱「日文四十七音」神代字辦稱「甲本真字體」）與韓國諺文其形相似。說神代文字者或謂韓國諺文仿日本神代文字而作之耳。不信此說者則謂日本初無神代文字，惟後世仿諺文而捏造之耳。別有稱「肥人之書」者，或謂是卽日本固有之文字，或謂

是亦有因緣於諺文，未知其孰真。尙有稱「薩人之書」者，惟今世不可確知其字形。要之，阿毘留文字由諺文影響而生，非神代所傳。說其曾存者爲神道家及國學家，大抵出於足利時代之後。是輩自日本上代無文字爲可恥，乃穿索其道遂用推測，作定神代文字而羅列之耳。惟是等文字初未充於民衆之用，而未發揮其文字本然之意義也。蓋一地域之中一時充用者則有之，亦仿諺文而已。予不能信神代有文字具國字之資格也。

其二 日本語與支那語之關係

支那語與日本語不僅異其音韻組織，又異其語形、語根、措辭法等，無由論其親族之關係。或謂日本、朝鮮、滿洲、支那等諸語，本屬同一系統，久而漸分離。蓋遊牧之民居日本、韓國、滿洲、支那等，諸語本屬同一系統久而漸分離。蓋遊牧之民居日本、韓國、滿洲等各處者，多改變其本然之措辭法。而支那人民夙入農耕時代者獨保持其原形。故此數邦語言往往有見其語根之公通者，可以證焉。倡此說者以衣突錦斯爲鼻祖。其所著有“On the Old Japanese Vocabulary”明說之。（如 *pak* [剝] *pagu hagu* [剝] *ma* [馬] *uma*

ama〔馬。〕然支那文化已輸進日本，其語言混入日本語者亦多。如比較以少數之單語，而逕論其系統，則未得其當也。

漢字之傳來

漢字以何時而傳入日本。應神天皇第十五（二百十五年）百濟王子阿直岐入朝。翌年王仁來朝，獻論語及千字文。或謂日本有漢字始乎此。然日本與韓國自古來往不絕。素盞鳴尊之事蹟可以徵焉。垂仁十年（紀元前二十年）日本人渡海至韓土，亦見於史籍。伴信友著「讀史竊述」曰，孝靈（紀元前二百九十年至二百十五年）之朝新羅王子天日槍歸化於日本，此時始有支那文字之輸進焉。此說雖不可攷，然崇神之朝已經漢字傳輸略明矣。文字之傳與經書之傳不必同其時。應神之前雖使正史無所載，而已有文字之傳布足以信焉。

漢字音聞

文字已傳而字音未得其正傳，阿直岐及王仁始傳以讀書所用漢字之音。其所用者爲漢音乎，爲吳音乎，諸說紛紛。未易判知。應神之後繼體七年（五百十三年）百濟送五經博士段揚爾，同十年（五百十六年）更貢以五經博士漢高安茂，令代段揚爾。可知其漢字

異音之混用

音已被韓國融化。蓋漢字傳入高句麗・百濟等在東晉簡文帝及孝武之朝，佛教傳自南
部支那之時。故字音先傳入日本者爲韓化之吳音。白石曰，「只收文獻之足徵，則不如以
漢音之傳爲始於佛像經論移輸此國之日。」宣長曰，漢音之始傳在欽明朝（五百四十
年至五百七十一年）之比。和訓栞，衝口發等皆云推古之朝（五百九十三年至六百二
十八年）遣使於隋而後有漢音傳輸。三音正譌云日本迄元明帝之時（七百八年至七
百十四年）只有吳音而已。又云延歷之前無漢音。其餘諸說所舉年代雖不同，而謂吳音
行於漢音傳輸之前，則一其揆。

吳音先傳而誦讀不能如一，傳授者異其出生之地及時代。受業者辨音之覺感不相同，則
發音自致殊異。如古事記（七百十二年）概用吳音，而有時混以異音。日本紀（七百二
十年）交用漢、吳兩音。萬葉集所輯集筆者多異其時代，而字音不分其清濁，略有併用漢、
吳兩音。和名抄，新撰字鏡等，亦有異音混其中。或云古書之中除漢、吳兩音外別有特殊之
音，可稱爲古音，或高麗音。（或謂是傳以漢、魏時代所貽北地之古音耳。）

漢吳音

漢音與吳音行用尤盛。迨延歷之後漢音尤重。蓋日本與支那交通益繁，而文物輸進逐年加盛。其間學語言及字音者以支那人爲師。故桓武帝承數朝之習以支那直傳之字音爲適應時代之發音，而推獎其專用耳。所謂漢音者對吳音之稱，只謂「漢國之音」自支那當代之字音。宣長所說（漢字三音考）非云一地一時之發音法。所謂吳音（一稱對馬音）者，亦不可單謂支那南部江左之發音也。延歷推獎漢音，而吳音不遂廢，間有深入日本國語中者，可知其由來甚久矣。

三內音

釋日本移寫漢字音之跡，漢音、吳音皆變化其原音而用之。其變化殊甚者在三內音。（喉內、舌內、唇內謂之三內。）如和名抄、萬葉集等諸書，於三內音之用區分尤嚴，苟起源於漢語者，日本人讀之不漫忽其區分。是等自然之法則，至平安朝末葉漸開破壞之端。觀於類聚名義抄、伊呂波字類抄等，可以證焉。

假字

漢字已傳入日本，日本人學其書寫語言之法不僅按其字訓以寫國語，且取其字音以寫國語之音，於是漢字有標音之用焉。漢字標音之用與韓國之吏道（立塗）所由同其動

平假字

機。如古事記・萬葉集等古書皆記述此法。如此者稱曰萬葉假名，苟別之於尋常假字則曰真字（真名）。漢字既廣行於日本民族之間，其真體充於日常之用者，憂其失於煩雜，而漸有用其約體（草書）者。更進一步有取其扁旁等一分，以作簡便字體者，遂見意字自變作成音字。平假字即起自約體，而片假字實原於此簡體。

平假字又曰草假名，或母假名（伊呂波假名），或女假名，或女手，是由漢字草體所轉成。俗傳云弘法大師作之。蓋大師能筆故有傳說如此，然非有確實證據也。衆筆任意各有其所好用漢字之略體。久而漸經淘汰，遂至使其最適之字體，專其普遍之用耳。此決非一人之力所能定也。如古書之中恆有珍奇之字體，可以知矣。

片假字

片假字又曰大和假名，是由漢字採其一分如扁旁沓冠等而作之。或謂此假字與五十音之圖爲吉備大臣所作。此說亦非有確據也。初時衆筆所用者各異其體，久而淘汰尤便利者流傳最長，即非一人所作也。其字體因時代有不同。

漢字盛用而人漸習熟之，於是日本有仿漢字作文字者，謂之倭字。其字固不存於支那字

書之中。

其三 日本語與梵語之關繫

梵語屬於印度日耳曼語族，而日本語屬於烏拉爾亞爾泰語族，其間於本根毫無關繫。日本國語中若有類似梵語者，則可察其由於彼我之交通。印度人及支那人曉通印度事情者或到日本歸化焉。日本人往支那遇會印度人者亦往往有之。此在奈良朝佛教盛行之際。然觀於兩民族之歷史未得憑據，以認其屬於同語族也。自是時之後梵語傳輸日本者漸有之，皆隨佛教之宣布由漢譯經典而傳播。其經漢字之音譯者更施以日本特殊之讀法，或省略其語之一分。故日本語所混之梵語，甚遠於原語。然悉曇學影響甚大，五十音圖由此而作。五十音圖排列其音之法，因諸書而不同，其傳至今日者由於印度「底法那加利」之影響。此據悉曇學所分配列諸音之序無疑焉。惟其作成在何時不可明知。或謂是在元慶（八百七十八年至八十四年）之後，或謂已有片平兩假字，而後有五十音圖，弘法大師「在唐記」之一節記梵字發音法，以日本音說明云。傳云慈覺大師以唐宗容爲

師，學修梵書，後就南天竺之寶月三藏，而講究悉曇之聲韻。元慶之比僧安然著悉曇藏八卷。由是觀之第九紀悉曇學盛行於僧侶之間，而遂有五十音圖之作成耳。

其四 日本語與變奴語之關係

日本語與變奴語其本根之關係雖經論究，而未可確認其同族。如巴這拉贊仙巴廉之說曰，兩語之間全無本根之關係，而尙認允其語根之合致。然其所引之例多失所宜，其中有日本語傳播於變奴者。

變奴人種曾先於大和民族而居住日本本島，迨後世接觸無已時，其間有繁雜之關係。故古時兩族有語言之交涉。日本語之傳入變奴者多爲文化之語。變奴語之傳於日本者多屬於地理及動植物之名目。如地理之名目仙巴廉考查頗密，蓋察其變奴語之化於日本而抽定其音韻變轉之例，或取日本內地之地名，解釋以變奴語，因而證往昔變奴人種之南下廣布於中國及九州各地。惟其用變奴語以說明地名稍有過廣之嫌。三宅米吉氏駁是說而論其危險。

其五 日本語自體之變遷

國語之變遷

欲知日本國語發暢之所由，以古事記、日本書紀、萬葉集、祝詞、宣命、新撰字鏡、和名類聚抄等諸古書，爲主要之資料。奈良朝之前語言有如何之情狀不可窺知。惟記、紀之中有歌章可以推測其一斑。今說上代語言之梗概，分音韻、品詞、文章法三端，而考察之如下。

音韻

(第一) 音韻。音韻在上代之情形如何。如國學家視五十音圖爲其金科玉條。而近時皆謂此圖非網羅上代所有諸音全數。以母音論之，五母音之外有他母音行乎其間歟。當時有短母音，又別有長母音歟，鼻母音歟。以子音論之，「シ」之古音爲 sh 乎爲 sh 乎，「チ」之古音爲 ch 乎，爲 chi 乎，「ツ」之古音爲 ts 乎，爲 ts 乎，牙行（也行）之 yi ye 一音及瓦行（和行）之 wa 音曾爲所實存乎，說「P 音考」者謂哈行（波行）之音，其古音歸於琵琶孛陪坡五音，此說可否如何，是等諸點屢爲中外人所論議。惟是等講究近時就其緒未經明確解決。據國學家謂此時無濁音、拗音、促音、撥音等之例，是不能無疑焉。要之古說漸改，而新說得力。今考日本語本然之性質，其語法不許二子音之

重用，其音節無終止子音若濁音及拉行（良行）之音，立於一語之首頭者極少，其濁音之發暢稍後於清音。是等要說略足以信憑焉。

（第二）品詞。日本語在上代其可謂品詞者如何發暢。「亘爾乎波」之起原如何。形容詞、動詞、助動詞、副詞、接續詞，至得一定形式，其發暢由何徑路。是等要點未經審覈。或謂虛辭（又助辭）如「亘爾乎波」等者，其起原在乎實辭如名詞等。或謂形容詞與動詞全同其本源。以動詞活用之形而言之，或說其原形歸於四段活用。或倡二元論以四段及下二段爲活用之根原。或主一元論以奈行變格活用爲原形。惟諸說未見所歸決。

品詞分八種，或九種，或十種，基於西邦文典之影響，非日本原有之分類法。如祝詞、宣命等，其「亘爾乎波」及形容詞、動詞、助動詞等語尾變化之處，以小字傍記於右側，是稍認實辭與助辭之區別耳。其後有悅目抄（藤原基俊）、八雲御抄（順德院）、「手爾波」大概抄（藤原定家？）諸書，論「亘爾乎波」，其所謂「亘爾乎波」者含有助動詞等。可知日本人久缺於品詞分類之觀念。

(第三)文章法。考日本語之性質，其主語必立文首，客語次之，說明語落最後，是爲其常。其餘修飾語恆置於被修飾語之前，助辭則加於實辭之後。文之不表出主格語者多，所相之語用於無生物者則殆無焉。接續詞甚少，或用 耳 爾乎波或借助動詞等之語尾變化而結合單文，以延長其文章。是亦爲日本國語之特徵。如奈良朝之前 耳 爾乎波表示一定之格者多被省略。而中古文法所謂係結之例者未至一定。卽如尋常之係結以終止言，索(ぞ)之係結以連體言，哥索(こそ)之係結以已然言，其習始起於平安朝，平安朝之前則毫無此制限。「詞之玉緒」卷七「古風」之部列舉異例，反上所述之規則者，謂各是上代之一格耳。蓋係結之法則在上代未有所定，而諸式併存。其後特殊形式專發暢，至平安朝自生其規則。此時枕詞之發暢尤顯著。曰「喜薩加達挪阿眉」(久方の天)曰「突利加那克阿都麻」(鳥が啼く東)曰「阿錫加吉盧那尼哈」(蘆が散る難波)其「久方」「鳥啼」「蘆散」謂之枕詞。一說云枕詞者只修飾之語句，所以攝勻韻文之語調。或云語之同音異義者添加以他語，以便其區別，是枕詞之起原，至平安朝遂爲修

飾之語。

第二章 鎌倉及室町時代

鎌倉室町
時代

此時承平安朝之後而戰亂頻起，於是文學大衰，而假字之用漸流至亂調。文體生和，漢混淆之樣式，語法亦大變化。其後東西兩京方言殊分者，萌芽在乎是時。其間禪宗傳進，伴以唐音，而韻學之講究開其端緒。

其一 漢語之融和（文體變遷）及語法之變化（東西兩京方言之混和）

日本上世之純粹古文體尚見於祝詞等。既有漢字、漢籍之輸進，繼以佛教之傳播，而漢學之勢力漸加增。聖德太子所撰憲法十七條敍以純粹之漢文。未幾而有大化之制度、典章全取於漢土之例。嵯峨、仁明二帝最好漢文詩賦，而有勅撰之漢詩集。其間古文體（和文體）亦頗發暢。觀於「竹取物語」、「宇津保物語」、「源氏物語」等書可以知矣。卽和文體亦多由漢語、漢文之勢力。如宣命直傳以古文之體制，稍有漢文之分子。宇多天皇之朝廢遣唐使，嗣後漢學漸衰。迨鎌倉時代和、漢兩學皆失其特質。於是日本文之中混用漢

文體之變遷

語之語彙、語法等遂成一種文體。稱曰和漢混淆之文體。如「源平盛衰記」、「太平記」等皆是。

在是時代語法變遷尤著。而東國方言漸顯其勢力於政治、文學之上。

上代之語言姑置之。至奈良、平安二朝以畿內語言爲標準，使文學皆立其上。其餘各地方言皆視以爲鄙卑。故萬葉集、古今集（九百五年）等所集各地之歌，特稱東歌（亞梓嗎蕪達），與中都語言自爲區分。源、平時代至鎌倉時代東語忽增其勢力，而有影響於京語。據太平記鎌倉武士多入京師，而京師風俗自一變。渠輩聞公卿之言而嘲之，故公卿漸有用坂東語者。如此兩方言混和而成一種特殊之語言。五山之僧有抄錄篇不少。應永（一千三百九十四年至一千四百二十四年）之比，有論語抄。文明九年（一千四百七十七年）有桃源史記抄。其餘有三河物語、沙石集、狂言記、節用集等，皆可以徵其混和之情勢。

其二 唐音（宋音）

禪宗傳布日本，而漢字音不唯分漢音、吳音，又傳以新音，稱曰唐音，或曰宋音。此時日本與

宋交通頗盛，僧奄然、寂照等入宋土。覺阿（西歷一千七百七十一年還）榮西（一千九百一十一年還）等則學於宋而歸朝，各傳以唐音（宋音）。德治元年（一千三百六年）虎關禪師著「聚分韻略」，每字附以假字，以示唐音。嗣後韻書等仿之者頗多。室町時代五山之僧多弄詩文，消日於茶湯等伎，專迎將軍之意而爲自得。其所傳之唐音遂占領尋常語言之一部而廣用。

其三 韻學悉曇之講究

韻鏡始知於日本在龜山天皇文永（西歷一千二百六十四年至七十四年）之時。先是空海入唐土（唐德宗之時），講得音韻之學，已歸朝後著「文鏡秘符論」，論支那音韻而述明四聲之理。既有韻鏡傳至日本，惟未爲人所知。文永之比奈良轉經院律師某見此書於唐本文庫之中，而不能識其爲何。有明了房信範者通於悉曇之學，乃借韻鏡施以和點而公表之。德治元年（一千三百六年）虎關禪師著「廣益三重韻」，論反切之理。後奈良天皇享祿（一千五百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之間清原宣賢翻刻韻鏡（信範

所修。至德川時代韻學大興。迄安永（一千七百七十二年）至八十年）之比韻鏡刻本之多達數十種。然俗本頗多，惟享祿、永祿等數版足信而已。

悉曇學經支那而傳進，久而漸深。南北朝僧道玄著「八轉聲鈔」言及於梵語之名詞變化。其後宥快（一千三百四十五年）至一千四百十六年）著「悉曇字記聞書」長覺（一千三百四十六年至一千四百十六年）著「悉曇決擇鈔」其餘尙多。自是之後悉曇學遂時加盛。

第三章 豐臣及德川時代

豐臣德川時代

室町時代經戰國至織、豐時代東國語加其勢力。迨德川時代江戶方言漸樹立其基礎而益增其勢力。初時文學所用之語言多取大坂方言。既經元祿（西歷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至一千七百三年）至享保（一千七百十六年至三十五年）之比，東國方言漸開其新面，發異彩於文學，而東、西兩方言對立焉。

葡萄牙語

歐洲諸國通商於日本最早者莫若葡萄牙人，而葡語傳輸於日本亦最早。當是時東西文

西班牙語

和蘭語

明殊異尤著。如器什之名目及基督教所用之語言，無專門語與尋常語之別，不得適譯，而逕入日本國語中者不尠。宣教師布教之際講究日本語，而著述其文法書或辭書者，往往有之。宗教書叙以日本語爲羅馬字所記者遺存尙多。此等諸書在長崎及附隣之地而印行者居多，亞內斯禿薩寶蒐集歐洲遺存之宣教師報告，係一千五百九十一年（天正十九年）至一千六百十年（慶長十五年）報日本事情者，刊行之名曰 *Jesuit Mission Press in Japan* 是足以知長崎方言當時之音韻、語法、單語等。講究日本西國方言者以此爲貴重材料。

日本與西班牙交通，而西班牙語浸入日本國語中者亦不少。西班牙人到日本者多著書，日、西對譯辭書，一千六百十年在麻尼拉印行之。

日本始接觸西歐科學以蘭語爲介。鎖港之禁頗嚴，雖不寬假，而將軍吉宗好文學務欲取西邦學術。享保五年（西歷一千七百二十年）允許洋書係學術者之繙讀，自是蘭學勃興，而刊行日本語之文法、辭書等者頗多。講究蘭學者大抵爲醫學家。然荷蘭語無專門

英語

語與尋常語之別，深浸入於日本國語中者亦甚多。日本與英、美二國交通而英語漸傳播，文久二年有英、和對譯字書之印行。慶應元年則有薩摩版辭書英語之普行，實濫觴於此。

法語

弘化年間法國軍艦與英國軍艦到琉球，而求貿易。嗣後交通漸繁，二三尋常語如「紗玻」(chapeau 帽子)亦行於俗衆之間。而語言所受之影響則極少。

俄語

俄人於日本北陲恆有接觸。日本人在松前及長崎有學俄語者，惟不若蘭語之盛。蓋因其無影響於學術，故俄語終不浸入日本國語中也。

德語

西波爾突爲德國人，嘗到日本（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有貢獻於日本醫學及博物學。此人以荷蘭醫官而留日本，日本之學蘭語者與之交遊而辨知德國語。其後日本醫學界注重於德國語，實由乎此。德國尋常語言浸入日本國語中者不甚多。

支那語

在是時代日本與支那交通自由，而支那語從其物貨傳輸者甚多，今尙存於九州之地。以學術言之，講究韻鏡者著書漸多，而進步亦著。僧文雄、太田全齋造詣殊深。然支那韻學非

無惡影響，如濫用反切法之弊尤可忌焉。悉曇之講究亦加詳密，出大著如悉曇三密鈔，梵學津梁等。當是時韓人有著日韓兩語對譯書者，惟無影響於日本國語。

第四章 明治時代

江戶方言在德川時代已得勢力。明治遷都後江戶爲全國文化之中樞，而其方言爲帝都之語言，漸混以各地方言，遂成東京方言，從交通機關之暢達及教育制度之具備而漸擴布。苟欲制定日本標準語者，當求據於此。

王政維新後西邦文物之輸進益盛。語言亦頗豐富，如各種專門之語視其取範之土而用其原語者多。故尋常語言之中漸混加以諸邦之語言，至文章法則呈其未曾有之異觀。英語普行而日常語言基於此者已數百。商牌、商標之類記以英字者不少，以數目言之，人不知亞拉伯字者極罕。其間西邦語翻譯以日本化之漢語者逐日加多，所謂新熟語者加增無窮。此時國學非不隆盛，而修文學者無不知漢語、漢文，故新語之基於新思想者多取漢字句。印刷術逐年有進步，新熟語多出於各種印行之書，而士民均能理會之。於是知文字

者多用洋漢同鑄之語。明治二十七年、八年日本與清國交戰，嗣後此新語反傳布於支那，可謂奇觀。

現代文章

語言已如此，至文章則亦能融化歐洲文明之思想而用多數漢字，其用頗廣溥。嚮者在德川時代，草雙紙之類專敍以平假字，今者則小說類交用漢字，施以傍訓（振假名）蓋時勢未可絕於漢字用，而漢字難解者恆多也。

國字改良論

漢字之難學習不待多言。慶應三年前鳴密上書於幕府提國字改良之議，主張廢漢字，嗣後諸說相繼而起。明治十六年有假名會，倡假字之專用，翌年有羅馬字會，以羅馬字之採用爲要旨，而均欲排斥漢字。惟是二會不能持久，間亦有以漢字廢用爲不可者。明治二十七、八年有戰役繼以國字論之再生。明治三十二年帝國教育會設國字改良部。翌年文部省置羅馬字綴合法考查委員會。於是教育家有考慮於漢字之用者。三十四年文部節裁小學教授所用漢字之數。三十五年高等教育會議，有一議欲由中學教科書削除漢文，遂准決之。自是士民關於漢字、漢文之智識稍衰矣。

官報及公文敍以漢字及片假字，蓋由前代之遺風耳。新聞雜誌在一時有混用片假字者，今則無之。惟西邦語記以片假字略如常例。平假字往時字體不一，明治三十三年文部發省令示以一定字體。

假字之用迨平安朝末期，漸呈亂調，嗣後如無統一。至德川時代國學勃興，而復古派頗有勢力。明治之文字教育久倣其說。然庶民多從口音而記其事，不必求合於學者之說。明治三十三年文部先廢撤字音用假字之古例，嗣後考查國語用假字之例，而有企圖欲易古流，用新法，以編修教科書。

以文體言之，書簡尙用「候」文，公文尙有漢文換排之體。雅文淵源於平安朝之女流詞藻者，亦未絕其跡，雅俗混淆之體勢力尤大。文語漸接近口語，而有言文一致之論。明治二十年倡國字論者始鼓吹此主義，嗣後實行漸廣。

要之近時言語、文字、文章均致包容之大。苟欲得其統一，則需時日亦必多。學術益進，羣會發暢，則語言之統一亦將有其道。明治十二年，學士會院有論於此。三十五年四月文部置

國語考查委員會。余切望方言之考查，標準語之制定，文字之改良，國民語言辭書之編纂等，皆果舉其大効也。

開國五十年史結論

予於本史序論概括開國五十年之事歷，譯示以原委。若各種事蹟則觀於各專家之自敘明矣。然此五十年間已有所成就，由現在以推將來，使國人知其所未足更求其進步發展之道者，是固撰修本史之旨，而予所負之責務也。

外交之刺
載

開國已五十年，領土擴大，民口蕃滋，立憲之治略備形體，教育興隆，商工日盛，貿易一年之合數至超過九萬萬圓，其進步之速實爲世界歷史一大奇觀矣。此其進步歐、美文明有以激之使然者，蓋出於外交之賜也。日本民族久染於封建割據之俗者，忽發揮其國家之觀念，而列於世界邦國之班，此非外交之效而何。陸海軍已建設，採「國民皆兵」之旨，布行徵兵令，振作軍事教育，獎勵造船及製兵器之術，遂以開有力武備之基址，其取範者，一在歐、美先進之國。中都及各地改造其行政之組織，而全國一新其教育之制度，皆採彼長以補我短，然則文德武功皆莫非世界友邦之有以玉之也。

日本民族原有寬容之性，而薄於猜忌之念，恆納他善而融化之。開國前進者於日本自古爲主要之政策。至於鎖國則一時之變態，一千五百有餘年間僅二世紀有半而已。鎖國既解，外交漸開，由各面接觸外邦文明，而舉國進於發展之道。維新以後法典之編纂其故蓋有二焉。一則出於對外之關繫。國民知識漸開，不能忍容於約章中所貸治外法權之凌辱也。德川幕府再開國之初，與歐、美五邦訂定約章。此時當路未知國際通理，外人視日本如支那、土耳其、波斯等，而皆保留治外法權。其後民智漸進，識其真情，乃欲改正約章立於對等之地。於是不能無所證明吾國之文化，所以急於編纂法典也。二則出於國中之情勢。蓋王政維新，封建瓦解，而各藩所傳之習慣法不可復用。全國法制不能不統一。其間治務家有鑑於世界之大勢，而認識成文法典之價值，而法律思想乃大發達。憲法已宣布，而標榜以法治之精神。於是一國之統制不可復由於少數官吏之專意，宜編纂完善法典，構成公明之司法機關，使在日本之地者不別中外人皆受其統治，日常對人對物之行爲，皆取其規準，此亦足見法典編纂之不可以曠日。日本新法典於制定之際，參酌法、德、英諸先進國

之制度，其所定者其完備不讓於先進國之法典，其告成之後英國率先允改約章而美德法等相繼。一國重大之案交涉，亘二十五年者，一朝釋然解決，可謂幸矣。日本發憤於外邦之文明，改其不備之習慣法，而編成完善法典，因得約章改正之大功，是亦外交之効也。憲法及各種法典已完備，與歐美諸邦互立於對等之地，乃布自治制度，明劃法規範域，而鼓舞民衆自主之精神，亦仿先進國之例耳。物質之進步亦多，所師資利用泰西之學術，而兵備精銳，能挫其敵，而揚其威。蓋愛國之心固爲日本民族之特質，然苟缺科學之武器，則戰功不可期也。如豐太閣以不世出之英雄，征韓七年，竟無所獲。當時軍隊之組織訓練，不若今日之有所取法也。其餘泰西文化之資益於日本者甚多，其感化深暢達，此得於歐美先厚廣溥，有形而上者，有形而下者。日本開國後文明進步，涉及社會諸面，人事諸端，皆莫不進之邦也。要之探長補短，是日本所善，如最近五十年外交頗盛，普接觸世界文明，而發展尤顯著，至其詳則可觀諸家說述而知之。

現時日本社會較歐美諸邦則異彩有三端。第一社會之單位仍在家族，不如歐美諸邦之

個人主義。家有法定之戶主，督制家族，苟在家族或親族之會合，雖偉人亦必首視其宗家之戶主，此風儼存於日本社會中。人重家名，凡無實子者苟欲保其繼系，則必養他家之子爲嗣。第二國家之主權圓滿，苟見社會公同之所益，其力皆足以舉之而無所阻滯。日本士民國家之思想，與希臘、羅馬之人相同。人之生存任國家之用者以爲無上之光榮，其有關聯於國家者始稱完全人格。日本士民神聖其國家，如維新之改革及其後之發展，其動機莫不出於此。第三日本之俗既崇敬祖先，且神聖國家，舍此之外於諸宗教無所歧視。維新之前士民均尊崇神、儒、佛三教，而排斥基督教，至維新之後全廢其舊例。基督教與佛教、神道、儒教於憲法之下毫無等差。故日本未有宗教與國家之衝突，如在歐、美諸邦。佛教與儒教自外而至，觀之於國體，未必有不可離之關繫。蓋歐洲近世諸邦皆後於基督教而起，專由僧侶指導而成其國。日本則不然，國家先於宗教而存。各教經國家保護或允准始宣傳，故宗教團體無論如何，不能要求其不由國家賦與之特權。可知各教之勢力初不足以反抗國家主權，又不足與國家衝突。日本於宗教之自由尤寬廣，而行政及教育均無所難，此

他國所無也。既無特制國教，而教育與宗教相分離，無混淆之弊。不獨教育爲然，結婚及關於民法諸端，亦不受宗教與僧侶之牽制。

凡國家遭急激變化，羣會組織一經瓦解，則國民諸要素優良者恆爲劣惡者所壓制。徵之於各國歷史，平民之勃興多足以墮下國民之品性。日本維新之變動使封建崩解，公卿諸侯棄其特權，武士失其常職，於是穢多非人（賤民）之輩與他階級，據法律均有平等之權。然此變動不至消滅國民善良之分子，而社會全體及由善良分子之遍布昂進而增高其度。此可知國民品性之健強，而普通教育之隆興亦與有力焉。蓋士族者日本中流社會之骨子，而國民之良心精神咸屬其中。維新變革使士族忽失其常職，世祿特權，與平民比肩爭競其生存。其中剛愎不適於時勢者，反抗新政府，雖多作亂以抗新政府，迂愚者雖多暴棄以墮其業，而聰明之士則咸歸於新政府，任其文武官，或按新制度從事於教育子女之務，或用力於農、商、工之實業，開始其適應時勢之新生活。其間士族之階級未曾消滅，維新之後轉盛，與庶民增數之情勢無所異。明治五年士族口數有百二十八萬二千六百六十

七，至明治三十六年則二百十六萬八千五十八。明治五年解武士常職，始宣行徵兵令。或謂農、商之民本乏勇氣，不重名譽，四民皆兵有急恐不足恃。然此等軍隊卒能戡定內亂，復進而任日清、日俄之大役，亦有大功。此可知日本平民之勇武，重名譽不必讓於士族。日本平民既混有武士之要質，感化及於國民全數，故士族之中雖有墮落者，而平民嚮上足以代之。墮落之士族少而國民之奮起者多，社會風紀反加良焉。此爲日本興國之要點，而將來且進於無疆之休不可忘也。

國民之弱點

如上所述領土擴大，醫術進步，加以衛生思想之普及，法制及風俗之改良，殖產諸業之暢達，而民口繁滋國富增，而分配亦均。復有製作洋式器械者大工廠多興起，迨近時雖有同盟罷工之弊，而社會問題不如西邦之激。多數民人敬教勸學，絃誦之聲遍於僻陬，文化普洽而更有發舒之望，如經過內海進行廣洋矣。由是觀之，日本現時之實勢較文明高度諸邦略無遜色。然如是者只皮相耳。苟察其內容，則缺點尙多，不可不猛省焉。本史已敍日本五十年之進步，而表頌其善美之績，然其本旨則在令國人鑑於既往益求其將來，不安於

現時之情勢，而更進以步趨於文化之邦。故不敢不略說日本社會之缺點，而對國人以申做之。

第一在國民多數法律思想之尚淺薄，衆民之於權利思想漠然未明。凡人之性能無論個人與國民有長短互見者。日本國民尊國家，重家門，服從其君主長上，敬祖先，慮子孫，尤富於義務之觀念，義務之念多而利權之念少矣。個人之權利既不自明而人格之觀念亦不明確。封建已瓦解而家族制度頗弛解，國家之觀念自一變，而義務之心爲之動搖，然權利思想及人格之觀念，可代舊思想者，未得其健全之發暢。今之日本爲法治之國，既有憲法爲各種權利及自由之保障。又有民法・商法諸典章逐漸具備。然法本死物不能自動，其運用之妙在乎人。日本民衆由憲法享有其國民權，由自治制得其公民權，而多數之人未能領會其法之真髓，且缺其由於歷史之慣習，乃無以便於是等權利之行用。故憲政之下有背憲之行爲尙多，使識者慨嘆焉。如自治之制要在鼓勵民衆自主之精神，然不通其理者往往使該制度徒供於少數者營私曲之機關。屈服盲從之觀念由封建及儒教而馴致

之者，已絕跡於法律之面，而其遺傳之惰力尙留存於社會，直接間接有意無意自釀其弊。以形式言之，日本有法之完備若不讓於歐、美先進之邦者，苟問其運用如何則不及彼遠甚。日本現在過渡之時其如是本不足怪。然國民權、公民權將終忽焉則有識者所不容默也。

學界之不備

教育之普及以學校及學生言之，其數之多較文明高度之邦略無遜色，然其已備者在制度及數目之上。試察其學制之實質，教育之政，失於中央集權，全國所有之官辦學校，循政府所定之模型而行動焉。制度雖備，而各部缺其活動之自由，每事悉仰諸首都之指揮，是爲其短處。蓋日本之文教以支那、印度之文學、哲學爲其基址，復採用歐、美科學講究法。自文學、哲學以至科學技藝，已咀嚼歐、美文明，吸收其精神，但未甚深厚。故雖長於批評，而未能有所創見。教育普及而社會學殖之程度尙低，故衆庶需求於學士者，未如在歐、美之高。學士之致力於社會不必須發明，以應用爲足矣。日本現有專門學士雖多，然自政治、法律、經濟，以至理化諸科學能出其創見，向廣世學界貢獻以新說者甚寥寥矣。渠輩多祖述泰

西先進國所有碩學鴻儒之意見，而無自進於大發明，聳動人之視聽。非獨學界爲然，文藝及宗教亦未見有偉人，能令人之景仰者。維新之際，士之有才識者，爲政務及軍務所攝收，至近時人才多向實業界而偏倚焉。日本舊時之文藝及美術有暢達頗高之處，至新日本之文藝、美術，則其可顯示於世界者反尠。故日本現時之文化新舊交錯，未全融合，雖在發展之運，然其眞價未足言也。

殖產興利之道非不進步，然苟觀於世界經濟之大局，則可知其進步之微。如產業之組織未整備，而實業須要之道德未發揮，此中外所既知也。以政治及軍務言之，日本士子夙有蘊蓄故成功較易。惟實業之觀念，於維新之前，略如希臘、羅馬古代。士人貴重農務，而賤視勞役，輕侮商工。今世文化頗進自農工、鑛諸業至商務諸端，咸有需於知識，而日本國民乏其素養未經歷其豫備之時。如是者宛如古世之民，突顯出於第二十世紀之中，與近世文明諸邦相爭競者。日本有外國貿易之經驗不過數十年，貿易商家未熟於商務之要義，多傷國民之信節。外人謂日本商賈之道德極卑污，其言過於實非無以也。商、工界有數之舊

家，及近時勃興之新實業家，雖漸涵養其健良之道德，反有凌駕政界道德之概，而衆民理想於實業道德一端尚淺薄不可蔽焉，衆民嚴守時刻之觀念未發暢。蓋人責時刻之觀念與其重信義之風氣，有密切之關繫，而日本衆民不知之也。西邦格言曰「時是金」，此思想於日本尚爲一種翻譯之命題。日本民族之於實業發暢進步距歐、美先進之邦尚遼遠矣。

風俗之不備

日本之有恥於外邦者在風俗之不備，如社會之缺於秩序是也。上流者姑置之，在中流之下則經維新而致風俗之激變，遂廢棄其舊時之格式慣例，今則無上下一貫之儀禮，儼然尚存者，婚姻、喪祭之大禮隨地隨人，各據其所好。有用古式者，有從土俗者，有採西式者，有不拘格式者。時文之廣行者以嚴密論之未具一定之文法及句讀，而中流之說話亦無語言之標準。衣食、住諸端千差萬別，紛紛無定。舊宗教及舊道德漸減其勢力，而代之者未興起。生存爭競逐年加其激烈之度，人人欲排其苦悶欲求慰藉而不可得。然娛樂遊玩之機關高尚而可以應於現代之需求能適衆人之好賞者亦未多備焉。蓋日本社會最近五十

年之變遷急激而唐突也。現在社會諸面，思想、感情、好尚、風氣，其差若隔世者，雜然並存焉。自表面觀之，秩序井然，而細察實則能應其需求者尙少。蓋今時之日本，有東西諸邦，最近一百餘年所生各種之思想，宛如百川瀉注，而混沌瀾漫不知所匯。英、法、德、美等文明諸國，所有各種之文物，苟不問其形式，則皆已觸於日本國民之思想感情矣。然取舍未精，蕪雜日甚，不能無遠憂也。外人察日本國民之一面者，竊疑曰：是與夫成功於日俄之役者，自爲別種族者，非歟。日本衆民之中，有不嫻於舊道德舊禮法，又不嫻於新時代之道德禮法，或外國之道德禮法者，其公德私德皆全缺如。予每思此一事，向諸外國，不得不忸怩焉。惟其可以慰藉者，風俗慣習之自由，過於歐美各邦，毫無攪亂社會和平秩序之虞，反助長其全體之進步是已。由是觀之，日本現時之文化，無論其精神與實質，尙在豫備之時，卽鑄冶之時期也。諸要素由外新來者，與其初在內者，未盡得融會也。此可知日本之文化，尙有進步之餘地。明治之初，勅宣誓文五條，以爲開國之大宗旨。曰：「破舊染之陋習。」又曰：「求知識於世界。」此日本國民所服膺，雖至今後益奮勵，圖文化之發展，庶幾其達乎開國有終

平和的國際爭競

取捨之甄別

之美。其法則在常據進前之政策，勉以攝收世界之文明。蓋文明已高之邦，苟安之，不由外部刺戟刷新自進，則施衰頹。文明未高之邦，苟知其不及於他邦，遍索知能於世界，訓練修養，則道義漸進，伎倆自長，遂達理想所期之文明，亦不爲難矣。日本士民宜用意於此點焉。封建之世，民族分地而競爭，磨礪其武勇知能。現時各國之民，踴躍風發，促進其文明，而有國際和平之爭競。故日本民族苟欲進步，亦不可不處其爭競之間，採他邦之長以補其自國之短。諸民族之接觸，實爲其文化發暢之要素。權知輕重，度知長短。苟非由接觸，則焉能知優劣。日本民族有特殊歷史之美質，薄於猜忌之念，自建國以來，恆接外部文明，學其善，採其長。如今開國已五十年，而文明尙有缺陷，宜從其久成之習，益企圖其進步。惟觸接外國文明，學其善，採其長，可也。若學其不可學者，則收受其弊，故取舍甄別宜慎也。蓋歐、美先進國雖多善，亦不盡善，其釀弊之多，亦有過於日本者。苟誤其取舍，則徒有害而無益。如法律所規定者，恆有權利義務二端，一知半解之徒，由此法律主張權利，至其極端，反遺忘其義務之觀念。或鼓吹極端個人主義，或倡極端社會主義，以其苗芽移植日本，皆予所不取。

所謂社會主義者在歐、美諸邦使多數政治家苦思窮慮，其激烈至極端者爲虛無黨，爲無政府黨，不資於社會健全之發暢。蓋社會以個人爲要素，故凡使個人自由發展者亦有益於羣會之進步。然個人之自由至極端則爲放逸，爲無法，動輒使社會瓦解。人類者非單獨孤立而生存，故圖社會共同之利益福祉，而制限個人之自由，則反利於個人之生存。如中正之個人主義，與穩健之社會主義宜兩兩相補益，必須其兩立而勻調，不問其爲何社會何時代也。專賴個人主義者或專賴社會主義者，雖在何世何處未能成立也。

日本感受外邦文明其能力頗銳敏，而保存其自國所長，亦見其執守之堅。凡二千年吸收朝鮮・支那・印度之文明，由外部常受其感化，而內奉萬世一系之天皇，至今不變。此可知其非輕佻浮薄，無操守之民，其好新奇者非趁時趨也。日本民族實保守東邦文明，而歡迎西邦文明，一面重武士道，一面又貴慈悲博愛之情。其由歷史之性格，不偏一隅不流極端，此其長也。保守而進步居貴族而若平民，主個人而不遺社會，略似「英克羅索遜」民族之性格。自今之後且有難解之社會問題或逢外交重大之案，雖苦於理處，然日本民族

尙保持其久成之特長，復益致其發展，能釋其難案，綽綽有餘裕。是予所希望而確信其必能之也。

大國民

日本既成一大國不徒爲東亞之一強國，而實爲世界之一勢力，宜向世界要求其適宜之待遇。近時泰西一部之民以異人種之故而疎外日本人民，此其關係至鉅。褊狹之見區及人種，下級勞工誤於爭競，自生疎外之情耳。排除此誤解僻見者，爲交互之義務。日本國民宜進求其所以勿遽巡遲疑焉。夫使勞工多移住他邦，貽禍於其國者，則固非強大國之利權，又非文明國之榮譽。然今有一國欲制限日本勞工之移住，則其加於日本者亦不可不加之於文明諸強國。蓋日本之歷史有光榮，足以誇耀者也。其學於西邦者有時反凌駕西邦。如宗教之自由，現行於日本社會中，較歐美諸邦有優而無劣焉。泰西諸邦莫不奉基督教，而數釀內亂，有時且延爲國際之攻伐，今時除北美合衆國外各國皆有國教，使諸宗教不能自由無檢束。即使法律定其自由社會反有檢束，使一教排斥他教。日本則不然也。初時有神道，既而傳輸儒教及佛教，迨近世更加以基督教。憲法已宣布，公然認允諸宗教絕

對之自由。不獨法律認允信教之自由，現在日本社會各人信仰之自由毫無檢束，是他邦所不能企及者。以憲法言之，歐美諸邦多經革命流血以購得之。惟在日本制定憲法之前，雖稍見官民之軋轢，至舉其宣布之式，則行於和氣霽靄之間。如此日本既取泰西文化之諸要素善用之，扶育之，以成其功。自今之後益進求知識於世界，更積其修養，以達其理想所期之文明，亦非無其道。約言之，日本文化在現時之發暢一因於外交，莫非接觸泰西文化之効。今復益圖其進步，則宜致力於外交，自立於平和爭競之中，以接泰西文明，採其長學其善，而勇往邁進其向上之一路。日本既在代表東邦文明之地，而更有天職可將西邦文明介紹布植於東亞數邦。故勉令東、西文明相融和者，實為其所帶之使命。日本國民苟理會其天職，力任其使命，則其効必及於世界，足以使國際嫉妬之情漸止熄，區區之八種問題，將無久存之餘地。黨同伐異之弊風基於傳說或感情者遂絕其跡，而國際之分裂武裝之關繫亦變為和平。即令李拉屯政治家當為哲學家，哲學家當為政治家者之理想不能舉其實，而世界列國聯以國際法組成一系統，中外遠近相提攜而親善雍睦，自開新天

也。地，而發揮文明之真意義，則不必終於夢想。能全此重大之使命者，捨日本國民其又誰屬

開國五十年史補遺

日本因一千九百四五兩年之戰爭，募集外債至十一萬萬圓。此巨額之外債，僅二年間而費其大半。於是貨幣溢於國內，物價騰貴，其結果遂致商業繁昌，各種事業亦日以競起。戰前（明治三十六年）銀行會社資本統計十二萬六千餘萬圓，戰後（明治三十九年）乃進至十四萬七千餘萬圓。財政歲出亦自二萬五千萬圓增至六萬萬圓以上。如此過度之膨脹，遂爲收縮之反響，一發不可止。貿易之額戰前六萬四千三百萬圓，戰後增加，至四十年乃達九萬四千萬圓。其反動之勢僅一年間有一萬餘萬圓之減少，四十一年總額爲八萬四千萬圓。英國貿易之額自一百萬萬圓減爲九十萬萬圓，爲世之所驚異。而日本之輸出入其減少之比例乃有過之。蓋英國之減少爲什一，日本則什一以上也。變動激，則財界恐慌（恐慌猶言青黃不接遂成變動）。故前年昨年間銀行會社支應停止，或將成立而自解潰者不少。或擴張事業終至束手，資本反以減却，此皆過度膨脹之反動也。然雖資

加人口之增

本收縮，而較之日俄戰前則仍增一倍，或十之三四。物價昂貴一般生活狀態亦增高焉。財政經濟之狀態一進一退，既如此矣。其間漸次增加者，人口是也。日本人口年年遞次繁殖，其率日增。十年前其增加之率年千分之十，今則十二矣。世界人口增加以獨逸爲最，而日本亦不在其下。蓋人口之繁殖，與領土面積有至大之關係。日俄戰爭結果，得樺太南半部，租借滿洲一部，復得韓國之宗主權，韓國鐵道・南滿鐵道咸得敷設。於是得容過剩之人口，此其所以增加也。今列人口之統計如左。

	男	女	計	
內地	明治三十七年	三三、八三四、三九八	二二、三六一、二二七	四二、二五五、六三〇
	明治四十一年	二四、八八三、一五九	二四、四五〇、三六九	四九、三三九、一六九
臺灣	明治三十七年	一、五五、七〇九	一、三四六、五七九	二、八九三、二八八
	明治四十一年	一、六六七、八七二	一、五二一、〇三三	三、一七八、八八五

備考 右表中分計合計之數有差異者，有男女不詳者也。

戰後教育亦非常進步，今後且有日日增盛之勢。以學齡童子就學之比例計之，明治三十六年學齡兒童七百四十一萬六千九百三十人，中除未達就學之始期者一百萬六千七十二人，其就學之數五百九十七萬六千二百二十四人，是百分之九十三也。至四十年則學齡兒童之數八百十八萬三千四百十三人，除未達就學之始期者一百十五萬八千四百八十三人，其就學之數乃六百八十四萬一千三十八人，蓋百分之九十七矣。女子教育之進步尤足注目也。蓋女子教育現時雖尚在男子教育之下，而比之戰爭之前，則其差異之率日漸接近矣。特其高等教育尙未足滿志耳。

又義務教育從來四年，憂其年限之短，不足以收效也，則更延長二年而爲六年。是亦日本國民教育之一大進步。今日之進而求中學以上以及專門教育者，其數亦增加，此必然之勢也。實業教育，近亦隆興。此等現象自小學、中學、大學，以迄各種專門學校、高等學校，他如工業、農業、商業、蠶業、水產業、商船各學校，皆受戰爭之激刺，而奮發競起焉。今列表如左。

全國學校（明治四十年度）

	校 數	教 員	學 生・生 徒
小 學 校	二七、一二五	一二二、〇三八	五、七一三、六六四
盲 啞 學 校	三八	二〇八	四、〇四三
師 範 學 校	六九	一、一七六	一九、三五九
高 等 師 範	二	一二二	九三五
女 子 高 等 師 範	一	四五	三六五
臨 時 教 員 養 成 所	四	一五	八七
中 學 校	二五八	五、四六二	一一一、四三六
高 等 女 學 校	一三二	二、〇一一	四〇、二七三
高 等 學 校	七	二九一	四、八八八
帝 國 大 學	三	五〇三	七、三七〇
專 門 學 校	五二	一、七四五	二六、三一八

實業學校 五、二八四 五、七三八 二五〇、〇九〇

實業教員養成所 三 一七三

各種學校 二、一七三 七、七〇五 一五〇、六六八

總計 三五、一七八 一四七、〇五九 六、三二九、六八八

教育之普及進步，其結果遂見於社會諸狀態，監獄囚人警察事項因以減少。衛生狀態之進步亦基之焉。今別示於左。

囚人 刑事被告人

明治三十六年 五四、九四六 七、五二二

明治三十九年 四八、七三八 四、二一一

右所列囚人之數戰後減少至六千餘人，刑事被告減少至三千餘人。此明效大驗也。又列警察事件如左。

拘留 科料

明治三十六年

八〇、三八八

五五三、一九

明治三十九年

六四、五二八

四六八、八四七

右表戰前後減少之差亦著明也。

衛生事項戰後醫師、病院之數雖不見減少，而個人衛生觀念之進步，流行病之豫防，消毒之普及，都市之改良，治渠通溝方法之整備，漸次施行焉。

社會慈善事業如赤十字社、愛國婦人會等，咸進步焉。赤十字社則有會員一百十三萬餘。愛國婦人會則有會員七十五萬餘。赤十字社於平和之際，恆以慈善治療爲其事業之一部。其他如軍人後援會、軍人遺族救護會、授產會、廢兵院、感化院及動物愛護會等，雖出於國民本來之好善，然國難赴敵不幸傷痍，尤足以激動國民矜恤之心，則又戰爭之有以致然也。此外又有癩病病院之設，其成於慈善家及國家者已數所矣。

教育與社會事業之進步，戰後益著，既如前所述矣。而文學、演藝、音樂等今日亦大有變革，遊戲娛樂之趣向漸次高尚。蓋兵爭之後人樂平和，其感情之所發遂足以促此等之進步。

慈善事業

文藝

自野球庭球各種運動競技之流行以迄劇場之刷新，脚本之撰擇，俱樂部之整頓，咸駸駸矣。近時有米國野球團之渡來，與日本學生之渡米競技。一遊戲之微亦成國際。帝國劇場、高等演藝館、俳優養成所、女優學校等之新設，各種音樂之流行，文學雜誌小說之增刊，新聞紙上文藝欄之增加，皆足徵國民娛樂思想之大變化也。又不獨新聞、雜誌、出版物發行之劇增，近來辭書、百科全書等浩漭之著述，亦續續行於世。外國書籍輸入額向來雖時有增減，而戰後之增尤著。三十七年三十一萬四千二百二十四圓，四十年五十一萬七千二百四十八圓，四十一年則略減而爲五十一萬六千九百二圓。其間以三十九年之增額爲最大，卽一躍而爲一百十七萬八千九百七十五圓。是年適有英文百科全書之輸入，故激增也。凡此皆足以徵國民研究世界智識之增加。日俄戰爭臨大國難，國民傾全力以赴之，而其反動反逆溢其心力於此，蓋無容疑也。

於此有一最大問題不可不注意者爲戰後必有之憂患，而日本亦不能免焉。蓋戰爭之終局，非終局也，特去一國難耳，懲前毖後，第二國難不旋踵而將來襲，目前之敵雖已遠跡，而

釁隙未已，且尋前讎。此日俄戰後日本國民之所懷憂也。歐洲各報有以波茨茅司條約爲非平和之宣言，乃休戰之布告者。俄國亦圖海軍之復興，且謀西伯利亞鐵道複線之工事，及黑龍江鐵道之布設，脩飭兵備，不遺餘力。其報時時傳之東方。是平和克復之條約，日本固不能一勞而遂永逸，謂可高枕無憂也。故軍備之充實，最爲戰後當務之急。直舉其經濟之全力竭蹶以費之。蓋國家之存亡急國難者固不能不爾。其愛國之精神直達極點。戰後經營之方針亦著著由此進行。陸海軍以及諸國費，比之日俄戰爭前增至二倍半。其中以軍費及軍事附屬費爲最多。財政狀態戰前歲出二萬五千萬圓，戰後增至六萬二千萬圓。國債舊時五萬四千萬圓，戰後乃至二十二萬萬圓，合之鐵道國有之買收費五萬萬圓，實爲二十七萬萬圓，殆五倍於前。租稅之增收亦倍以上。今列其統計如左。

財政

歲入

經常
臨時

歲出

經常
臨時

海軍

明治三十七年	二九九、一四三 <small>千圓</small>	二八、三四 <small>千圓</small>	一二六、九六三 <small>千圓</small>	一五〇、〇九一 <small>千圓</small>
明治四十一年	四七五、七三七	一四四、〇五九	四三七、一九四	一九二、六〇二

國債

前年度額	發行額	合計	償還額	未償額
------	-----	----	-----	-----

明治三十六年	五三〇、一八〇 <small>千圓</small>	一二、六〇七 <small>千圓</small>	五四二、七八 <small>千圓</small>	三、二八 <small>千圓</small>	五三九、五六九 <small>千圓</small>
--------	---------------------------	--------------------------	--------------------------	------------------------	---------------------------

明治四十年	二、一七六、九六七	二六六、九三九	二、四六五、九〇七	二三六、二七二	二、三三九、六三五
-------	-----------	---------	-----------	---------	-----------

如此巨額之國費，其半實費於國防，蓋亦二倍於既往也。軍艦兵器其計數則倍於前，而其實力則倍以上，非過言也。今舉艦艇及乘組將士之計數如左。

艦艇

艦數	排水量	馬力	乘組員	水雷艇數
----	-----	----	-----	------

明治三十六年	七六	二五八、二五一	五八、〇四〇	一九、四二四	六
--------	----	---------	--------	--------	---

明治四十年	一二六	五〇六、〇九三	一、四〇五、三八三	二五、一四八	七七
-------	-----	---------	-----------	--------	----

海軍軍人

將官及	上長	士官	候補	准士	下士	卒	合計
相當官	官	官	生	官			

明治三十六年	壹	柒四	一、六六	二〇四	七六六	六、六〇八	二二、七三二	三三、六七四
--------	---	----	------	-----	-----	-------	--------	--------

明治四十年	充	八三	二、二七〇	二二六	一、〇六七	八、三五六	三三、六六二	四六、四六三
-------	---	----	-------	-----	-------	-------	--------	--------

右表所列戰前二十五萬噸，今則倍之爲五十萬噸以上，三萬三千之將卒今則四萬六千人。其他軍港工廠之設備，亦多增加。陸軍之增加以數字言之，所增不過六師團而已。然二年兵役制度實施，各師團中騎兵、砲兵、工兵等一新從來之面目，增設特設部隊編制擴張之結果，其實力遠勝於前。蓋不止兵數之加，即兵器之進步亦倍以上。今日之兵力比之日清戰爭之時，其長足之進步，有足驚者。日清戰爭時僅六師團，益以近衛師團不過七師團而已。後增至十三師團，今則十九師團矣。茲推算而表其數略如左也。

將官及	上長官及	下士	卒	計
相當官	士	官		

日清戰役前	三	四、三三五	八、七九〇	六五、二四一	七六、三〇一
-------	---	-------	-------	--------	--------

日俄戰役前

九四

八、四八〇

二、八六五

一三三、三三八

一五七、二六七

日俄戰役後

一三五

一四、三八八

二四、〇六六

二二、三九六

二四九、九七五

軍備既擴大矣。然時勢經過，一時國民奮興之心漸次歸於平靜。即世界之觀察亦脫其謬見，而歸於正鵠，遂一變從來之情勢。今詳釋之所謂一變從來之情勢者，果何在耶。蓋一變俄國彼得大帝之政策是也。俄本欲以一國掌握東洋之霸權，自彼得以來日有此妄想。俄今帝悟其非，俄之政治家亦翻然改圖，其結果遂致力於其內政。於是其有憲法之發布，而國民乃享自由，其議會斷乎反對軍備擴張，此其證也。俄之政治家知親日反以利其國，且知日俄之戰非兩國本有之釁隙，蓋為支那而起。宿怨漸捐。一面海軍復興之計畫，當占國費之大部分者，以財政之困難暫中止矣。日俄國情既變，遂有日俄協商之舉。且俄國本為平和主義遵奉之國。俄帝於日俄戰爭之前所致於海牙平和會議之敕書，其懷抱平和蓋可見也。兩國戰端實為偶然之事，乃一時之過失。自日俄協商訂立以來，兩國益加親厚焉。俄與英之相嫉視，殆垂百年，今則兩國且有協商之成立，此世界平和之障也。即我國國民

向奮發於敵愾之心，今則漸次歸於沈靜。且戰爭中負擔之重至不能堪，戰後財政一時膨脹至不知所底止，今亦有反動而有收縮之傾向矣。國民日求負擔之減輕，當局亦慮公債信用之日薄，今後將不募債，且聲言漸次償還從來之國債。民力休養爲當今之輿論矣。外交國際上之關係，則日英同盟於日俄戰爭之末期以後，至今益加鞏固。日俄及日法之協商又足以表明日本對於世界平和親睦之態度。唯日美間移民問題兩國感情略有衝突。而艦隊之訪問，加州實業家之渡來，又足以融和一時睽離之感情，公文書交換以後，更渙然冰釋。今日東洋之平和可以確保，毫無攪亂之虞。即軍備之擴張，目下亦漸減其度。財政方針亦從此視線着眼。此等事態影響及於財界，公債之信用亦增加，即一般經濟界亦呈順境焉。凡此戰後之經濟變動，爲不可逃之數。彼獨逸亦有此經驗，歷史足以徵之。日本亦不能脫也。

今更觀察日本運輸交通之狀態。鐵道之發達不獨本土然也，臺灣、南滿洲、韓國各處亦漸次發達。今就統計列示如左。

鐵道線路之延長及車數

	線路	機關車	客車	貨車
明治三十六年	五、九三 <small>哩</small> 、三四	一、五四	五、一四一	二、五八〇
明治四十年	六、七五、四九	二、〇六〇	五、七六〇	三四、一〇四

官私設鐵道利益

	乘客	貨物	收入	支出	利益
明治三十六年	二四、八六八、五一	一八、〇三六、五 <small>噸</small> 、五四	五七、七九六 <small>千圓</small>	二六、三〇一 <small>千圓</small>	二九、四九〇 <small>千圓</small>
明治四十年	一四三、三六〇、七九三	二四、〇九二、七九三	八一、九九五	四三、二六三	三八、七三三

電信、電話、郵便亦年年增加。電信之發達爲尤著。以現在所有之電信事業言之，雖不足以擬於先進諸國，然其增進之率則有過之。蓋一加一爲倍，十加一爲什一。日本之增加爲加倍，英國之增加爲什一。故日本今日電信增加之率，實最迅速。且即英國亦非遲鈍，以列國比英國，尙有遠不逮者也。

郵便、電信、電話之增加，特日俄戰爭後為尤急遽。無線電信之發達，已有數局之設，在海洋之船舶得與通信，已達一千哩以上。今示此等狀況如左。

通常郵便物

內 國

外 國

明治三十六年

九一八、八六九、三八八

八、一三九、三三一

明治四十年

一、三七七、六三五、四六八

二六、七九二、三八三

電信線路延長

陸 上

架 空 線 路

裸 線 線 路

明治三十六年

六、七四八里

三二、八二二里

明治四十年

七、二〇七

三七、〇四五

海 底

線 條 長

心 線 延 長

明治三十六年

二、一五二里

二、八五二里

明治四十年

三、八三〇

・四、五七〇

電報發着數

發着 } 內國

發着 } 外國

明治三十六年

一八、九三四、六二四

一九、二七、一六五

四七六、〇六〇

四九八、四〇七

明治四十年

二六、二二三、二七四

二六、三六四、一九七

七〇七、五九三

八七三、六三九

電話線路延長

架空路線

裸線線路

明治三十六年

一、一五六里

一七、一七九里

明治四十年

一、九一六

二七、一七一

電話加入者

明治三十六年

三五、六〇五

明治四十年 七五、二二九

小包郵便之效果亦甚著。近二年前所創始之振替貯金成績亦良。郵便匯兌之數亦增加。郵便貯金戰前僅二千萬圓，今年乃達五倍以上，且不受戰後經濟變動之影響。

小包郵便物數

內國引受 外國引受

明治三十六年 一〇、四二五、一四八 一四、一八二

明治四十年 一七、八九二、八一〇 五一、五一七

郵便匯兌

內國 外國 外國

兌出 兌出 兌出
支付 支付 支付

明治三十六年 一〇三、一九、三五圓 一〇三、二五、七三圓 二七九、三三圓

明治四十年 一七三、四六一、五三 一八三、九〇〇、六六三 五六八、二五七 一一、六二五、八五一圓

郵便貯金

明治三十六年

二〇、六〇五、七五四

明治四十年

一〇三、二七〇、七四〇

船舶之增加，戰後乃增至三十餘萬噸。其激增之結果，至需給失其權衡，今則有數萬噸空繫留於埠頭。然此非獨日本現象，今世界之業航海者其業皆不振。但此不振之狀態，非將久繼續者，不久且復見其盛。

造船之業近亦極發達，現乃有一萬二千噸巨舶之製。其成績至使雷德會社安心而爲之保險。海軍之造船，戰艦、巡洋艦、水雷驅逐艦、水雷艇等之製造，皆極進步，至能建造堅牢優秀二萬噸之戰艦。雖竣工之時日略長於先進國，至技術之成績，決無遜色。其時日之長，蓋製造材料多取諸海外，及技術之分業尙未進步耳。然造船之進步實爲迅速。

戰後船舶增加給過於需，一般業船舶者至空擁過剩之船，而無人購問，大造船所有萬人以上之職工者，一時陷於非常之困難。此亦先進國之所經驗者，日本特不能自脫耳。今後

業船舶者果能排此難關與否，尙在試驗時代，固將於此卜之。今列其統計如左。

汽船隻數及總噸數

明治三十六年	一、五七〇 _隻	六六三、二三〇 _噸
--------	--------------------	----------------------

明治四十年	二、二二三	一、一一六、一九三
-------	-------	-----------

戰後諸會社之勃興有以促金融之發達，資本金預金因以增進。手形（即兌票手票等）交換之額，在東京者凡三十萬萬圓，併計大坂各處達六十萬萬圓。其最高之時凡七十萬萬圓。工商業之盛可推知也。

銀行納入資本金及預金額

銀行本支店數	納入資本金	年末預金
--------	-------	------

明治三十六年	四、三三〇	三七四、六八五 _{千圓}	七七四、九五〇 _{千圓}
--------	-------	-----------------------	-----------------------

明治四十年	四、五六三	四四四、二〇四	一、六六二、八八一
-------	-------	---------	-----------

手形交換額

明治三十六年 三、五八三、八五七^{千圓}

明治四十年 七、四三七、六三八

明治四十一年 六、三〇七、三六〇

會社數及資本額

明治三十六年 九、二四七 八八七、六〇六^{千圓}

明治三十九年 九、三二九 一、〇六九、七〇六

此等會社之中以紡績業爲最盛，絹、麻、木棉、毛絲等是也。織物、製紙、製粉、玻璃、水產、遠洋漁業、諸機械製造、諸種化學工業亦大競起。鑛產物銅、石油、石炭等之採掘，以及林業製材之類，咸增加。生絲貿易一時雖受打擊，今亦漸次恢復，各產地咸奮興，養蠶之業將來亦多望焉，惟農業之進步較緩，然亦漸進也。近來豆粕、安母尼亞、磷酸等肥料亦大收利，收穫之額因以增加。特日本耕地與大陸諸國異，多山岳，不適於農畝，且時有暴風雨之來襲，故其需肥料較多。

今列舉此等工業、農產、鑛產、水產之主要者如左。

米麥地畝及收穫額

米

地畝

收穫額

明治三十六年 二、八六四、三九_町 四六、四七三、二九八_石

明治四十年 二、九〇六、〇九一 四九、〇五二、〇六五

麥

地畝

收穫額

一、七九九、三四六_町 一三、五四五、一〇五_石

一、七九七、四四七 三三、一六七、四八六

繭產類

明治三十六年 二、五八七、〇八二_石

明治四十年 三、四五六、九六七

茶烟地畝及製茶

明治三十六年 四八、六三二_町

六、七二九、八〇九_貫

明治四十年 五〇、八〇八

七、三六七、九八五

水產物

漁獲物

製造額

明治三十六年

四二、一四五、六〇二圓

二九、五七〇、三一二圓

明治四十年

五四、六七三、八四四

三三、五四三、二八一

鑛產物

金

銀

銅

石炭

石油

明治三十六年

八三五、八四七貫

一五、六七、二四五貫、三二、三四三斤、一〇、〇三八、七〇七圓

一、〇六五、二六石

明治四十年

七六、七四三

二〇、九五、七四一貫、一六四、一九一、〇五二圓、一三、七〇〇、三四六圓、一、三七八、三九七石

棉絲紡績

一日平均運轉鍾數

產額

明治三十六年

一、二九〇、三四七本

三九、一二〇、七七二貫

明治四十年

一、四四一、九三四

四六、一八七、八四五

今列舉臺灣之輸出入物品總額如左。

	輸出	輸入	合計
明治三十六年	一一,〇七六、三三〇 <small>圓</small>	一〇,七七三、三七二 <small>圓</small>	二一,八五〇、六九三 <small>圓</small>
明治四十一年	八,八八五、〇三五	一七,〇七七、九二四	二五,八九二、九三九
貨幣及地金銀之輸出入			
	輸出	輸入	合計
明治三十六年	九四〇、二三〇 <small>圓</small>	一,四五四、三三三 <small>圓</small>	二,三九四、五五三 <small>圓</small>
明治四十一年	七三、一〇〇	二,七五二、三九〇	二,八二四、四九〇
			二,六七八、二九〇

出入船舶之數，明治三十六年內外船舶合計出港一千八百餘隻，十八萬餘噸，入港亦殆同數。四十年一千四百餘隻，二十二萬餘噸。關稅收入三十六年一百四十五萬七百八十七圓，四十年乃增至一百八十一萬五千五百十七圓。

總督府之歲出入如左。

歲入

明治三十七年

一二、三三三、一一五^圓

一八、八八九、六六三^圓

歲出

明治四十年

三五、二九五、七〇三

二七、七〇九、七五二

臺灣富源漸次開發，將來當益發達也。

樺太新領土現在戶數二百六十四，人口一千九百十九。歲出入之額四十一年度各一百六十七萬七千八百六十六圓列於豫算。

韓國立於日本宗主權之下，亦勵行各般事業之刷新，其財政尤大改其面目。

歲入 豫算

歲出 豫算

明治三十七年

七、一〇七、二八八^圓

七、一〇七、一五九^圓

明治四十年

一三、一八九、三三六

一三、九六三、〇三五

統監府現在職員之數一千三百三十一人，又雇員二千六百七十五人。

租借地關東州內外之現住者戶數六萬九千三百八十八，人口四十三萬四千二十九人。

其內日本人之戶數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一，人口三萬七千八百八十五人。都督府四十一年度之歲出入各四百六十五萬三千八百二圓。

以上所述日俄戰役後財政經濟波動無常，而社會狀態不蒙障礙，次第發達增進。國際關係則日本與列強及列強相互之間，平和協商之締結其交涉遂益融和其他經濟上之收縮，其順序亦自整然。諸商業、工業、農業、水產、鑛產等，有日趨於盛之兆。自日俄戰役之時，回憶過去前五十年間之歷史，而追加此簡單之紀事，究爲將來五十年之端緒，特於此附及之耳。戰前戰後統計比較實有足徵。故特書之以貢於世之讀吾書者。

